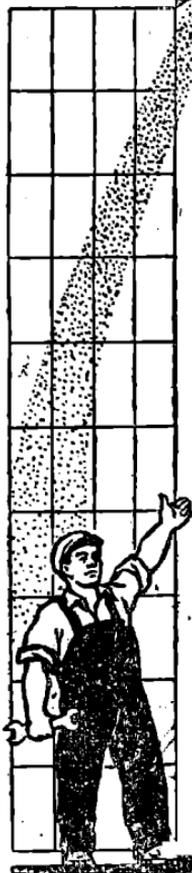


大跃进的标志

——落后转变为先进的故事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年·北京

目 次

- 紅旗插上了他的心坎 苏 醒 3
——記山西机床厂青年钳工郝福
- 七年“死水”变东流 李傳华 13
——記大跃进中的青年工人曾德志
- 青春的火花 龐文清 20
——余万来的故事
- 老黄牛变成千里馬 錢之文、費文农、馮 燕 27
——姚梅生从落后轉变为先进的故事
- 鸡毛飞上了天 章树榕、張昌元 32
——記武汉市动力二厂电焊工陈鎖春的轉变
- 为社会主义立功 罗 紫 37
——記青工陈繼的轉变
- 插紅旗, 拔白旗! 林 田、馮 梓 42
——記青年車工李兆雄的轉变
- 一个不平常的故事 赵洪明 47
——記王福营是怎样由落后变为先进生产者的
- “次布大王”变成了“跃进大王” 邓保珊 54
——記武汉染織厂工人沈元斌的轉变
- 从落后到先进 何天齐 59
——記汉阳枕木防腐厂司爐工人魏正坤的轉变
- 不为錢, 为社会主义! 尹慧珉、邵 裴 66
——記苏家屯机务段青年車工王永芳的轉变

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經濟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

——毛澤东

卷之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紅旗插上了他的心坎

——記山西机床厂青年鉗工郝福

蘇 醒

車間里最落后的人

那时候，郝福是全車間里最难“剃”的“头”，誰都对他沒有办法。

上班的汽笛已經响过一个多鐘头了，郝福才慢吞吞地提着飯盒来到車間。到了車間，他不立刻干活，却又拿着飯盒到車間后面装水弄飯去了。当他吃完饭，抽完烟，回到車間拿起工具正式干活的时候，已經是快九点了。迟到了一个多鐘头，总該好好干活了吧！但不，他一面干活，一面又悄悄在同伴們背上画大王八，或者对着人家堆好的活，冷不防来个“瞄准射击”，把人家的活全都打乱。

大家批評他不止一次了，但他說：“开开玩笑有什么要紧！”

有一天，郝福正拿着彈簧片在那里校正。这个手工活虽小，却很麻煩，就按郝福这个熟手，也要五分鐘做一个，有时把手都弄肿了。郝福对它真是有些头痛。他正做得不耐煩的时候，效率員走到了他的身旁，并問：“郝福，你看彈簧片的工时該定多少呢？”“起碼十分鐘。”郝福生硬地回答。“要不了十分鐘吧！我看六分鐘就差不多了。”效率員曾經当过鉗工，他知

道这个活大約需用的時間。但郝福知道，效率員虽然当过鉗工，对这种活他其实是不摸門的，他就带着挑战的口气說：“那么，你自己来試驗一下吧！六分鐘我可干不了。”

效率員也不服輸，拿起工具就干了起来。切断、压弯都还好办，校正这一道工序，可真是不大容易。他用手弯来弯去总不合規格，結果費了十八分鐘才做出一件来。效率員由于操作不熟練輸了，在这个事实面前，只好按郝福的意見把彈簧片的工时定額定为十分鐘。

效率員走了，郝福望着他的背影，心里暗自高兴：这回我又可以多拿計件工資了。他一面想着，一面就熟練地干了起来，結果十分鐘干的不是一件，而是三件。

郝福，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鉗工，过去就是这样对待劳动的。

人家为的是六亿人民

一个初冬的夜晚，在山西机床厂第四車間的办公室里，工長赵保奎同志正在計劃明天的工作，看到郝福进来倒水，就抬头叫住了他，并招呼他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然后带着亲切的口气問：“老弟，你老是愁眉不展地，也不好好干活，脑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我想調动工作。”“为什么？”“为什么？我們車間有多少人升了級，可就是我，因为工段長对我有成見，还是個四級工。”郝福稍停了一下，接着又說：“在这里干活太沒出息了，永远被人家看不起，永远也升不了級。”郝福在这位老上級面前，終于傾吐了这几个月来一直悶在肚子里的內心話。

“青年人應該把眼光放远大些，不要老是在工資級別問題上打圈儿。你好好地干，将来的前途大得很。”赵工長开始了

他的談話，執行着党支部交給他的任務。

“你現在一個月拿多少錢，計件工資有七十多塊吧！”他問。

郝福點了點頭。

“是啊！一個月拿七十多塊還不好啊！抗戰時期我們在部隊兵工廠里，白天跑路，夜里生產，工人根本不拿工資，但大家干得可歡呢！大家想到的是如何多造槍炮子彈供應前方，消滅敵人，而從來沒有想到過向領導要工資待遇。就說我吧！十六歲參軍，到現在整整二十一年了，現在也還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六級工人。你說，那我是不是也該鬧鬧情緒呢？”趙工長用尖銳的眼光注視着郝福，郝福沒有吭聲。“你想想，如果我們每個革命者都因自己的某一點個人利益而鬧情緒，那還叫什麼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你該知道我們山西著名的女英雄劉胡蘭吧！她拿多少工資？她升了多少級？憑什麼人家連性命都可以犧牲？老弟，你還是個共青團員，你應該在我們車間起模範作用才對啊！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郝福低着頭，一聲不吭地擺弄着他的缸子。

趙工長知道他動了心，站起來，走到他的身邊，輕輕地拍拍他的肩膀說：“好吧！你回去好好想想吧！”

下夜班已經是深夜一點半鐘了，但郝福沒有一點睡意。他腦子里翻騰着趙工長的話，他給自己提出了一系列的問題：過去部隊兵工廠的環境那麼艱苦，那麼困難，工人們不僅沒有工資，還要經常跑路。白天跑了一天，晚上還要搞生產，但他們沒有鬧情緒，這是為什麼？趙工長革命二十一年，在戰爭時期他受過多少苦，現在也不過是個六級工人，他為什麼還是干得那麼勤懇，那麼起勁？我才十年工齡，解放前還是個什麼也

不懂的徒工，現在是個四級工，每月可以拿到七十多元工資，但為什麼我老是覺得不滿足？為什麼？……為什麼？……他使勁地追問着自己，他也努力地尋思着問題的答案。

在蒙矓中，他仿佛聽到有人告訴他：人家為的是六億人民，而你，為的是你自己。

要在思想上打個漂亮仗

三月七日，全廠作了雙反運動和掃五氣的總動員。

散會了，郝福沒有立刻回家去，也沒有回車間去，他獨自在小道上漫步，默默地回想着已經過去的許多事情。他想起了他的辛酸的童年。八歲起，他就給人家放牛。十二歲那年，被日本鬼子抓去當民夫，飛機來了，不知道東西南北，到處亂跑，不小心從一塊岩石上摔下去，正好碰在鐵路旁的路標上。當時胸口痛得難忍，但還得干活。解放前，根本沒有錢治病，只好聽天由命地活着。解放後，經過醫生檢查，才知道骨頭壞了。想到這裡，他有意識地摸摸胸口那塊已經痊癒了的傷疤，心裡說：“要不是黨和社會主義，我哪能有今天？”再說一個人活着究竟是為了什麼，難道就是為了幾個錢，為個升級嗎？呵！我忘本了，我失去了一個工人階級應有的主人翁思想。多可恥啊！

寒冷的西北風，不斷地吹拂着他那露在帽沿外面的短髮，使他感到有些冷意；但他那顆曾經冷卻過的心，卻正在熊熊地燃燒。郝福停立在廠內的大廣場上，眯起一對小眼睛，仰望着天空，他默默地說：我要向黨交心，我要和個人主義決裂。

下了晚班，郝福不聲不響地來到了車間整風辦公室，屋子裡已經擠滿了人，一個個都扒在桌子上寫大字報。他在門口

迟疑了一下，然后鼓励自己说：“走吧！进去吧！”他轻轻地走进屋去，从桌子上拿了卷旧报纸，又拿了一支毛笔，在一个不大引人注意的地方放下，准备好好好烧一下自己。

但刚摊好纸，拿起笔，他脑子里忽然响起了一个声音：“你写出来以后怎么办？人家都知道你有那么多的错误思想，会怎么样看你？”这个发自他内心的声音，使他停住了笔。但就在这同时，赵工长的话也在他脑子里响了起来：“最近你是有了一些进步，这是应该肯定的。但你现在就好比是庄稼地里刚冒出来的嫩豆芽，能不能结果，还要看将来，也许将来一阵暴风雨把它吹断了，也许因为缺乏某种养分而枯萎了。……”想到这里，他忽然高兴起来：“现在不正是考验的时机吗？写吧！勇敢地写吧！不管人家怎么看，反正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于是他又第二次举起了笔，坚决地写完了第一张检查个人主义的大字报。

刚写了几张，不料脑子里的鬼念头又来了：“写几张算了吧！反正我是要改的，又何必都写出来呢？何况有些思想人家根本不知道，不写也没有什么。”在思想革命进行到紧张的关键头，郝福又想退却了。“不！党不是号召大家要引火烧身吗？既然要改造思想，就应该狠狠地烧自己，坚决彻底地烧掉身上的个人主义。再说，自己不是已经向党表示过，要和个人主义一刀两断吗？我是一个共青团员，应该遵守自己的诺言。”郝福终于自己战胜了自己，他下定决心，要在这场思想革命中，打个漂亮的胜仗。

说也奇怪，毛笔在郝福手里原是个很生疏的东西，现在它却驯服地听从着他的一切指挥，一张、二张、十张、二十张，一口气就写了四十张，他把这一年来的错误思想统统写了出来。

最后，他搖了搖那只有些发酸的右手腕，渾身却象剛洗完澡一样感到輕松。

政治挂帅赶英国

思想插上了紅旗，政治当了統帅，郝福象飄蕩在海洋里的航船得到了舵手，象迷失了方向的舵手找到了灯塔一样，开始了正常而有目的的航行。現在，占据了郝福整个头脑的是用什么实际行动来赶英国，而不再是个人的工資待遇了。

今天是机床厂的例假日，苦战了几天大字报，大家是够疲劳的了，郝福却一个人在車間里大动脑筋。他想：英国搞了几百年才有今天，而我們要在短短的十五年内赶上它，这是一桩了不起的事业，只有富有豪迈气概的中国人民才敢于这样提出。但这也决不是一件輕而易举的事情，如果不动脑筋，不找窍门，不提高工作效率，不大踏步地跃进，这也是不可能設想的。自己在訂跃进规划的时候，早就提出了五十几条建議，而且表示：要在紅五月——劳动人民自己的节日，做出一件突出的成績来，和英国人比一比。現在，紅五月还有几天就要到了，虽然已經改进了四十多件小工具，但提高工作效率都有限。突出的成績，該从哪里下手呢？郝福寻思着。他的視綫在車間里扫了一周，然后集中在那台笨重的手压机和那些磨人手的彈簧片上。对！它是我們鉗工組的关键。就是因为这个討厭的彈簧片，每天費的时间太多，以致影响了別的生产任务的完成。能不能把它改一改，变手工操作为机械操作呢？他开始思索起来。

彈簧片是1616車床上的一个零件。1616車床是我国按照苏联的圖紙資料仿制的。关于彈簧片的制造，据工程師說，

在苏联的图纸上并没有记载这一条。那怎么办呢？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靠自己动脑筋来解决。他决定找共青团员栗春芳一起研究。

第二天，值夜班的同志下班后都睡觉去了，车间里静悄悄地只留下了郝福和栗春芳两个。他们把白天从废料堆里找来的废铁片搬了出来，放在钳案上，开始了他们的研究工作。怎么样才能使弹簧片的生产速度更快，怎么样能把手工操作改变成机械操作，这是他们研究的中心。他们拿着这些废铁片比了又比，划了又划，但总是想不出一个比较满意的方案来。最后，发现对面冲床上放着一个冲压件的模具，这才给他们开了窍，于是就根据它的原理想出了一个比较妥善的办法来用：钢板做一块大模具，模具上做上三种不同的模型，这样，一次就可以同时生产出三种不同的产品，而且可以把几百个弹簧片放在模具上同时进行冲压，整个操作过程机械化了，速度和质量的问題当然也就有了保证。但这个方法是否一定可行，还有待于请教工程技术人员。

办法想出来了，他们的身体也感到疲乏不堪了，当他们刚在桌子上躺下，仰脸向窗外望去的时候，却发现东方已经露出了一片鱼肚白，原来是又一天的早晨了。

一上班，他们赶紧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杨技师，得到了杨技师的大力支持。杨技师帮他们画了图，并且根据他们的原理又把设计发展了一步。据杨技师的计算，如果按这个模具生产，预计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一千倍以上。

一千倍！这个惊人的数字，使他们忘记了困倦和疲劳，他们又鼓足干劲进入了制造模具的战斗。

白天只要有一点空余的时间，他们就辗转在废料堆里，寻

找他們需要的各種材料，光是為了找那塊做大模具用的鋼板，就足足找了三天。製造模具還需要其他工種的配合，但人家白天都有生產任務，不能給他們加工，因此只有利用夜晚業餘時間來進行。他們為了製造這個模具，連續苦戰了四個通宵。最後，他們沒有用公家一分錢，沒有占用一點生產時間，終於制成了一台一模多樣多件壓彎模。

當模具最後制成的時候，郝福和栗春芳的眼睛里都充滿了血絲。但辛勤的勞動不會白費，它將帶來應有的代價。郝福站在模具面前，他似乎看到了英國人妒忌的眼睛。

一千倍在哪儿呢？

進行第一次試驗的那一天，由栗春芳在家負責，郝福出席了太原市青年技術革新能手大會。在大會上，郝福介紹了一模多樣多件壓彎模的性能和效率，並且宣布今天下午就要將試驗結果向大會獻禮。

郝福坐在主席台上，心里一陣陣地發緊。栗春芳在家里試驗的情況，不知道究竟怎麼樣？“一千倍”已經掀出去了，能實現嗎？要是達不到一千倍，那多難堪，豈不是空口說白話？……

下午五點，郝福聽到了由遠而近的鑼鼓聲，他盼望了一天的報喜隊終於來了。這就是說，一千倍是實現了。啊！郝福樂得真想跳起來。但看看周圍坐着的都是省、市委的首長，又只好勉強抑制了自己的感情。

報喜隊上台來了，第一個項目就是向大會宣讀喜報：“……試驗結果，提高工作效率二百四十倍……”郝福聽到這里，渾身象被澆了一盆冷水，而臉上卻又立刻象發高燒一樣漲得通紅。他拉着帶隊來報喜的團支書，羞愧地說：“二百四十

倍？那还来报什么喜？”“試驗还是成功了，为什么不来报喜？一千倍沒有达到，那是以后可以研究的。”郝福沒有吭声。散会时，市委書記、团省委書記亲切地拍着郝福的肩膀說：“郝福同志，別忘了一千倍。”这句话簡直象根針一样刺在他的心上，他沒有勇气大声答話，只是支吾着微微地点了一下头。

回到車間，郝福一个人坐在鉗案上出神。忽然他听到后面有人在議論：“本来嘛！一千倍哪有那么容易。”“一千倍！簡直是瞎胡鬧。”“一千倍在哪儿呢？我們怎么看不到啊！”这些刺耳的声音，使郝福有些气馁了。算了吧！自己本来就是个大老粗，懂得什么？但是党支書的話又在激励他：“世界上哪一件东西，不是大老粗干出来的，有多少个著名的发明家，不是出身于劳动人民。”是啊！团支書不是也和我講过关于“六〇六”的故事嗎？人家試驗了六百零六次，才取得成功。我呢？才第一次，就泄气了。这叫什么工人階級？失败了，怕什么？我們試驗又不是为了个人的面子，而是为了赶上英国。郝福这下又来了劲，忽地从鉗案上跳下来，看了看正在議論的人們，就大踏步地往党支書的办公室走去，把自己的决心告訴了党。

郝福和栗春芳又从党那里得到了力量，他俩决心要和困难作頑强的斗争，找出原因，繼續前进。从这以后，他俩又在鉗案旁边苦鑽苦干开了。

一天等于二十年

五月二十五日，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公布了，它給郝福和栗春芳带来了新的鼓舞和力量，他們决定就在这个光荣的日子，进行第二次試驗。

时鐘剛打过十点，郝福和栗春芳紧张地进行着試驗前的准备工作，党、团支部書記也在这里帮他們的忙。十一点差一刻的时候，試驗正式开始了。太原的夜晚是特別凉的，但郝福的头上却冒着汗珠。这个新方案行不行就看这一着了，能不能达到一千倍也就看这一下。站在旁边观看的同志們也都怀着紧张的心情等待着好消息的出現。郝福再一次檢查了装在冲床上的模具，然后用脚在下面使劲地一踩，只听得“咔嚓”一声，一模多样多件压弯模的第一批八百件产品，在二分半鐘内就順利地誕生了。接着又連續冲压了四批，每一批都是同样地順利。十分鐘的試驗，竟完成了車間里全年三千三百件彈簧片的生产任务。这是多么惊人的創举！

但郝福的臉上並沒有露出喜悅的表情，因为他知道，这还仅是解决了速度这一关，質量是否合乎規格，还需要經過切斷后才能得出結論。于是他又用切斷模进行了切斷試驗，經過細致檢驗，証明一切都合乎要求。这时郝福才露出了他的兩顆大門牙，嘻嘻地笑了。

試驗終於完全成功了，經過技術人員准確的計算提高效率一千一百一十倍。他們真正体现了馬克思的預言：一天等于二十年。

能有什么比实现了自己美好的理想更幸福的呢？郝福睡在工段办公室的桌子上，睜大了他的小眼睛，望着窗外的滿天星斗，輕輕地唱起了党的頌歌：党呵！我的亲爱的母亲！是你，用双手帮我洗去了灵魂上的灰塵，而使我的心灵变得如此洁淨；是你，帮我扫除了道路上的障碍，而使我走得如此順利。党呵！我的亲爱的母亲，我要永远跟着你。

（原載 1958 年 14 期“中国青年”）

七年“死水”变东流

——記大跃进中的青年工人曾德志

李傳华

时針爬过下一点，試驗已連續进行了五个鐘头。曾德志沒有半絲倦意，工段長、組長和師傅們圍住那匀称轉动的滾光筒，睜着帶血絲的眼睛。象等待一个即將墜地的嬰兒。

近三月來，這是第三十六次了。

經過鑑定，核算，這天——他共改進成功了四種件號打毛刺的方法。所得到的效果是：過綫圈墊圈提高工效八千七百四十三倍，彈簧蓋板八千倍，面孔板綫勾三千倍，撥床簧一千五百倍！

人們驚訝地談論着這神話般的數目字，真想從這個軀體瘦削的青年身上，找到點出眾的“發現”。而知道個中底細的老年人，更是一百個感慨不休：

“如今的三個月，勝過他以往七年了呀！”

這話對局外人，還是個暫時不解的謎。

背上“包袱”，“背時”七年

1951年春天，曾德志就進廠做工了。七年，人從二十歲長到了二十七，可是他怎樣打發過這段人生的“黃金時代”的呢？說起這，曾德志自然比任何人都更感慨。

“十八歲上，共產黨解放了我這樣的‘叫化兒’。村里減

租、土改、斗地主……，穷人翻身的事，干啥都没说的。”就在进厂的头一年吧，也还是这股没完没了的劲头：“大道理不講，只要看看那头一次用新棉絮縫成的被条，头一件不带补釘的新衣，也叫人不敢昧良心呵！”

“两年后，我結了婚，成了家。慢慢的，思想‘发岔’了。生产上懶心沒腸，觉着再出力也是十八元徒工工資定了的！什么开会、学习、求进步，更觉得都是些‘吃不得’、‘穿不得’的东西。我就这样不沾党也不挨团，一心盘的是个人‘家私’，天塌了也不管！”

就这么样，曾德志結交上了个人主义，整整地“背”了七年“时”^①。尽管許多 1953 年以至 1956 年进厂的新工人都已跑到時間前头，而他呢？不但依然保持着沒有一件合理化建議、沒有在人前受过一次表揚的“空白”紀錄，而且越来越走不动了。

这是去年的事情：

那时，曾德志已是三級气焊工。他实行計件，定額为四百五十件，他实际上每天燒到六百件或七百余件。旁人說，按技术，曾德志做上千把件也沒有問題，他們奇怪——为啥这小子睜眼看到这上百元的“外水”^②，錢不伸手呢？

原来，他心里也有一本“賬”，算得比这还精。他想，就这么松松活活地每天六百件、七百余件，每月稳稳当当掙它二十来元“超額工資”，远比你費力不尽一下冲上去“暴发”一次强得多哇！

正巧这会儿，定額員下来測定工时。曾德志馬上就垮工效：每天不到五百件。他滿以为：这几天就“忍痛”少捞几个，你总沒法把“油水”全挖走。可是，定額員沒有依他，提出把定

額修改成八百件。于是，曾德志鬧开了，他振振有詞地質問小組、工段、車間，还告到厂人民監察室，說定額員“違背国家規定”不該把定額修改到超过現有水平的50%！

虽然沒有人支持他，可是他這番討价还价的爭吵倒也生了点效，結果定額变成：七百二十件。

沒有几天，曾德志就一下冲上一千二百件。每月的“超額”獎不但半个子不少，还时不时多上五块、十块的这样足足过了半年，又該修改定額了——一千〇四十五件！

从这个一千〇四十五件开头，曾德志就象个抽了气的皮球。每天，他总是做个一千〇四十，最高不超过一千〇四十四件；半年里，硬就一次也不达上一千〇四十五的額。这除了表示“抗議”，他还有一层算計：反正是三級工干四級活，55元的“本”是保住的，不达到定額每月照样能多拿十几元。

伙伴們也为他耽心：这年輕人的“心病”咋会患的这样沉呢？

春风吹动了“死水”

伟大的整风运动，象春风化雪，吹解了多少人心灵的“冰冻”呵！曾德志，他……

这一天，車間鳴放会上人声嚷嚷。一个怪調鑽出人群，說：“新社会生活不如旧社会好！現在粮要粮票，布要布票，肉要肉票，不自由！”这立刻激起了公憤，有的人捶着胸叫道：“誰要為那該死的旧社会‘拉魂’呀，我和他拚！”

曾德志一时不知道說什么好。解放这些年，他已經不习惯于回想过去，那么多辛酸、悲苦的日子越来越生疏、淡忘了。可是这一夜，他把自己引到了十多年、二十年前：

那是他三岁上，一家人被地主逼的东离西散。母亲拖着
他，在“叫化儿”的侮辱中向人伸手乞讨。因为日子实在过不
下去，母亲曾挥着泪，抖着手在四十块大洋的卖儿契上划下
押；后来又毅然地送回钱，把他领走……。他六岁上，饿死了
小弟弟；九岁时大弟也拖死。他曾德志这条命——也不知是
怎样活出来了。……

想呀，想！他觉得浑身脉搏跳的厉害，血液冲撞着脑门、
脸颊和耳根……。象是劳累逝去的父亲在责问，又象是两个
小弟的尖声：“曾德志，你活出头了，可是你如今象个什么
人？！”

悔恨占据着他。想：这七年，自己不正是爬出了臭阴沟，光
天化日的阳关道不走，却硬着头皮鑽个人主义的死胡同么！”

错了，一万个错了！

他召开了“家庭会议”。年迈的母亲，责备儿子千个万个
不该忘了“本”；爱人也“开火”批评他“不靠组织”、“不上
进”；年幼的妹妹听过他的述说，也说哥哥“对不起救命恩人
——共产党”。接着他来到车间，写出大字报公开批判自己的
“忘本思想”，又在辩论会上发言反驳了“新社会不如旧社会”
的谬论。这时，他才感到舒畅了点。

十二月他调动工作，要丢开熟手艺做生活路。可是曾德
志这次没有二话，他向党支部保证：“我要在新工作中接受党
的考验。”

党、同志们欢迎他，也等待着他。

敢 不 敢？

“十五年赶上英国”！全厂工人都沸腾起来了。

目标很具体，縫紉机所找的对手就是英国的“胜加”牌。厂里要求是一年赶上。而曾德志所在小组担负着縫紉机面孔板的表面加工，他们跃进的目标是：二季度赶上“胜加”。他自己琢磨了一番：做钳工是新手，就两年半完成五年计划吧！——这在他，算是了不起的空前第一遭了。

正这时，青年铣工廖世刚革新技术，拿出四个半月完成五年工作量的跃进规划来了。这，引起了不少人的惊叹。曾德志想：人家过去五年干十一年活，我这模样哪敢比他——别吓坏人了！

所以，当车间党支部书记问起他：“跟不跟廖世刚比比，追一下他？”他觉得这是在开玩笑，因此正经地回答说：“学习他，倒还可以，追？——怕谈不上！”可是，党支部书记马上就纠正他：

“怕啥？年轻人没有这志气还行！”

曾德志回头找工段长、生产组长一商量，他们也是一个劲鼓励他干。下班回到家里，爱人也半埋怨半期待地向他说：“哎，你看人家，净都靠攏组织，劳动很出色，立大功记小功的，什么时候你也……。”嗨，这可没想到：她一个少见世面的家庭妇女，居然想的也比自己“先进”呢？

他寻思、盘算着新计划。这当儿，本车间的青年钳工廖思荣又登上“台”：“三个月完成五年计划”！

于是，曾德志紧跟上去，提出：两月又二十天完成五年计划。就在这当天，他一口气拿出了四项改进技术的建议。

他想用机器代手工给縫紉机面孔板打毛刺。自己缺少抛光知识是一个困难，可是现在是“大跃进”这也好办！他找到生产组长罗朝品和抛光老师傅潘云清请教，得到了热心的帮助。结果很圆满，试验成功了。产量从每天二百件升到一千

七百八十件不說，那上好的質量叫那位檢驗員也贊不絕口。頓時，一張紅登登的喜報送到曾德志手里：“面孔板的光潔度，提前趕過‘勝加’牌了！”

這頭一個趕上英國的喜訊，在車間里飛快傳揚。曾德志有些不相信自己的手——這事竟也是它們干出來的！

接着，他又改進綫勾的加工過程，和小組同志一起把原來的十一道工序裁并為四道。自己的規劃，又提前為兩月零六天。

可是不久，廖世剛又緊緊逼上來：兩月零七天半！這時，黨支書又來到曾德志身旁，給他鼓氣：“廖世剛跑到哪里，你就追到哪里！”於是，他的思想就象脫韁的野馬，除了手工打磨、繼續改機器滾光，還有鉗工改機械、機工改沖壓……。結果，達到五十天完成五年工作量。

還沒等上一周，廖世剛又跑到前頭：他實現一項提高工效一百三十七倍的建議，規劃變成十一天了。同樣不出一周，曾德志又以六天的“紀錄”趕過了他。……

廖世剛六次修改躍進規劃，而曾德志呢，却是整整的七次。廖世剛用“幾何級數”的快速，提高生產由幾倍而幾十倍、幾百倍直到千多倍；而曾德志的改進也好比“滾雪球”：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最後直攀到八千七百四十三倍的高峰上！

要在三月前，這還是“不可想象”的事。但現在，它又算得了什麼稀奇呢？“廖世剛算是‘廖是鐵’，可我也不是‘軟雞蛋’！前邊又沒有金山銀山擋路，我為什麼要比人落后？！”

舊賬新算

從二月算起，曾德志已經提出九十四件合理化建議，支持

其他同志提出十五項改进，實現了的要占70%。好奇的人會為他合算，他大概應該領到几百元獎金了。

這事，曾德志自己的確也考慮過。還在一個多月前，他就向合理化建議委員會打過招呼：“獎金不用一件一件算，同類的算一件足够了。”車間支持了他的意見，照這個算法合計下來，他領到的獎金是二十多元。

有人奇怪了：這個曾德志怎麼變“傻瓜”了，擺着該拿的錢也不要？不錯，這就是今天曾德志全部變化的所在呵！要不然，你怎麼解釋他的這個“矛盾”呢？——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呀？

曾德志這樣回答：

“不同就在：過去是私心迷了窍，現在可要象領導階級的一員，啥事都要想想六億人民呵！”

“這四十多元養一家七口够麼？”組織上曾經一再關切他。原來他是個長期的困難補助戶，可是現在思想一變，這也變了。他說：“多虧黨教的好，如今家屬也‘躍進’了。每月工資拿回家，柴米油鹽樣樣齊，我半點心也沒操過。愛人還合算着：一月儲蓄兩元錢，到年終還要給大人小孩添制點新衣服哩！”

曾德志真是感到心情舒暢。

① “背時”：四川話倒霉的意思。

② “外水”：四川話額外收入的意思。

（原載1958年6月27日“中國青年報”）

青春的火花

——余万来的故事

龐文清

走上正路

夜已深沉，細雨蒙蒙地下着。周圍靜悄悄地，人們已經熟睡。余万来离开工厂，兴致勃勃地向宿舍走去。剛才試驗看两台銑床的情景，还在他的脑子里盘旋着：“嘿！过去一天干四十件活，今天干了九十件，照这样下去，超额完成一月份任务沒問題！”想到这里，他兴奋地忘却了疲劳，迈开大步走着。初春的夜晚，虽然还有些寒冷，但是他的心里却感到热呼呼的。

余万来是西安机器制造厂的一个四級銑工。个儿不高，瘦長臉，高顴骨，平时总是不声不响的。論年紀，他今年才二十三岁，可是，講技术，那真是一把好手，車、鉗、銑、鉋，样样都能拿得起来。过去他在重庆建設机床厂时，工作挺起劲，还出席过西南区的劳模大会。那时，他的未婚妻也在四川的一个农业社会計訓練班里学习，他俩曾經有个小計劃，打算他未婚妻在毕业以后，回到余万来的家乡去从事农业生产，余万来呢？还是在工厂干活，但距离不太远。两人就在家乡建立一个美滿幸福的小家庭。

这是1956年以前的事。

1956年8月，余万来被調到西安工作了。一开始，余万来就对西安的生活不习惯，总想回老厂。厂里的人事部門，为了使他安下心来生产，不久把他的未婚妻也調来了，但正碰上精簡机构，工作問題沒法解决。新婚的小俩口为了这件事，三天两头要吵架拌嘴。原来的那个美妙的小計劃就这样破产了。

余万来的情緒一天天地低落，和組織也越来越疏远了。干活时，脑子里总是胡思乱想，生产上老提不起劲来。他的脑子被“回老厂”这个念头，纏得象个死疙瘩，說啥也解不开。余万来为这事，曾經找过好几次厂長，情緒越鬧越大，有一次他干脆坐在厂長的办公桌前，不解决問題就不走。

整风运动开始后，工人們展开了新旧社会对比的大辯論，別人的沉痛回忆刺痛了余万来的心，往事象潮水一样涌向心头：

余万来生長在四川邻水县一个貧苦农民的家里，旧社会的辛酸生活真是說不尽。有一天，他母亲給他做了一頓大米飯吃，被地主知道了，硬說大米是偷来的，把他母亲痛打了一頓。这件事余万来直到今天还清清楚楚地記在脑子里。解放那年，余万来才十四岁，他积极参加了土改，又拿起紅纓枪，当了民兵隊長。后来又当过乡長。接着，他又上学，进工厂，当了模范……。他想起团总支書記曾經問过他：“你的技术从哪里来的？”

他忏悔地反問自己：“不是共产党还有誰呢？”现在翅膀硬了就鬧起个人打算来了，“这对得起党嗎？”

余万来开始認識了自己的錯誤，生产也来了劲。他看到由于車間里人手少，机械設備还没有被充分利用，就想起在重庆时，曾經一个人看过几台机床，虽然現在用的机床和那时不

同，活件也比那时精密，但他想只要自己肯动脑子，走多机床管理的道路，还是可以的。就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余万来开始试验看两台机床。

经过一天一夜的试验，他对实现自己这个理想，觉得把握更大了。他好象看到即将开始的自己生活中新的一页。这一夜他兴奋得一直不能入睡。

谁知事情偏偏不象想得那么顺利，原来他一夜做出来的九十件活，经过检验，竟有四十件是废品。第二天，当余万来听到这个消息时，急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余万来出废品的事，很快就在车间传开了。小组为此开了个会，有人批评说：余万来不应该不经过领导批准，就随便开两台机床。也有人说：他是光图快，就不看看他干的活怎么样！还有人说：余万来做的活，工件小，公差也小，根本就不能看两台机床。余万来琢磨着大家的意见，心里甭提多难过了。他知道大家这样批评他，是为出这么多废品而心痛。可是他对一个人为什么不能看两台机床的问题还没搞通，他想站起来说上几句，然而，废品就摆在眼前，只得含含糊糊地承认了错误。

新的起点

一连几天，余万来的心上象压着一块冰，他不甘心这次失败，曾经一连几次要求再做试验，小组长回答得也很干脆，叫他接受教训，放弃这个想法。

余万来思想上斗争很激烈。一天，他回到家里，看见墙上挂着在重庆得来的奖状，猛然想起过去在重庆的一件事来：那是他和另外一个同志，有一次在偷着改进卡具，小组长发现

后，怕搞出乱子来，硬要拿下他們的卡具，但当党支部書記知道以后，严厉地批評了小組長的保守思想，积极支持他們的行动，結果試驗成功了，生产效率一下提高了好几倍。这件事使他明确了：党、团组织是会支持自己的，只要自己好好干。他暗地里下定决心，一定要搞成。从此，他細心地研究如何縮短做每一个工件的輔助時間，以便为开动更多的机床鋪平道路。

有一次，余万来做一个圓柱形的工件，設計要求是在这个工件上加工两个对称的圓弧，而且又不能連在一起。这种活很精密，差一根头发絲都不行，可是加工时，冷却液嘩嘩地澆在工作面上，什么也看不見，为了避免出废品，就得多停几次車，多走几次刀，因此，做一件活总得30分鐘。余万来心想，如果能想个办法，代替眼睛看活，走一次刀，不就能騰出手来，看别的床子了嗎？

下班后，余万来路过一个菜摊，看見水蘿卜有些象他加工的活件，就买了一些带回家去，他把蘿卜削成圓柱形的工件，又削成刀具和卡具，开始試驗。一連几天，余万来白天照样上班，晚上总要弄到过半夜，困了，就把毛巾沾湿包在头上，有时躺在床上睡不着，又坐起来繼續試驗。起初，他做了个“死定位”，想用它来管住刀具，可是操作起来太麻煩，輔助時間还是不能減少。他又研究安上个“活定位”，还是有問題。就这样，做了，失敗，失敗了又做，一斤多蘿卜都削完了，問題还是沒有解决。

蘿卜做成的模型，日子一長枯啦，变了形。余万来怎么摆弄也对不上岔，心里非常恼火。后来，他摸黑跑到离家不远的—个土壤里去挖了些黃土回来，掺上水，用泥巴做模型。他爰入睡了一觉醒来，見他弄得滿手滿身都是泥土，又好气又好

笑，問他：万来，你这是干什么呢？他笑咪咪地說：給孩子做玩具呢！

一晃，一个月过去了。余万来經過四次失敗，终于找到了用标记办法銑对称圓弧的窍门。接着，他又一連实现了其他三种改进工具和改进操作方法的建議。工作效率分別提高了几倍到十几倍，有的已經超过了国际上的先进定額。計算下来，一个月就能完成三年半的工作量。四項建議的成功，給多机床管理，創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他又找出了第一次試驗失敗的原因，是卡具內孔有一些鉄屑，把活件卡坏了。余万来又鼓起勇气，再次提出了試驗看两台机床的建議，領導上批准了他的要求，这次，他細致地做了准备，果然成功了。三月份就为国家節約了五十三兩黃金。

赶廖世剛

三月底的一天，余万来正在干活，团总支書記走到他身边，問他：“开两台床子有困难嗎？”

“沒有，已經熟練了。”余万来笑呵呵地回答。

团总支書記又問余万来：“你看到報紙了嗎？重庆建設机床厂的廖世剛，一个人能看四台銑床啦！”

“廖世剛！”余万来吃惊地叫了一声这个名字，一个非常熟悉的面孔，立刻浮現在他的眼前。

“你能不能赶上他？”团总支書記緊跟着又問了一句。

“能，一定能赶上！”余万来斬釘截鉄地回答。

当天夜里，余万来从廖世剛看四台机床的消息中，回想起許多往事。原来他和廖世剛是一起进重庆建設机床厂的。他俩在一个小組生产，在一个房間睡覺，还一起出席过西南区的

劳模大会。他們一道研究、實現了鉗工機械化，使十幾個人一年的任務，一個人做半年就完成了。余萬來調來西安以後，廖世剛還不斷來信勉勵他，勸他安心在西安工作，並提出要和他競賽，爭取在天安門見面。……

余萬來越想越激動，他為老朋友的進步感到高興，同時也為自己的落後感到慚愧。他決心要趕上廖世剛，和他比干劲。

“要趕上廖世剛”這句話說起來容易，但做起來就不那麼簡單了。單說開三台床子所用的刀具、量具就有十幾種，而且每件活的切削速度都不一樣，如果安排不好，一下看不過來，刀具就容易被磨損。因此，需要調整好工序，精確地計算時間，改變一些活件的切削速度。比如，有的活件需要加工十分鐘，還有的兩件活需要加工八分鐘和六分鐘，這三件活排起來，就得想辦法加快後兩種活的切削速度，使它們在十分鐘以內都加工好，這樣，三件活才能一順流的干下去。余萬來經過兩天另一夜的苦心鑽研，克服了種種困難，終於在四月二日，順利地開起了三台機床。

當余萬來看三台床子的消息正在傳播的時候，四台機床已經在他的手下飛快地旋轉起來了。

4月22日那天，一下班，余萬來就一口氣跑回家去，連飯也沒顧得上吃，就拿起筆來，寫道：

親愛的世剛同志：

我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向你報告個好消息，最近我試驗看五台機床成功了。今天我又改進了操作方法，在一台床子上，安上兩個胎具，同時加工兩件活，這樣，一台床子就可以頂兩台床子使用了。從三月份到現在，我一共實現了五項建議。當然，這還僅僅是開始，我準備繼續試驗看六台床子，在一年內完成五十年的工

作量。

現在我廠學習掌握多機床操作的人越來越多，和我在一個小組工作的二級女工張秀雲，現在也看了三台床子……。我相信你聽到我們的這些成績，一定會感到高興。

我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績，除了應該感謝黨、團組織的幫助外，也應該感謝你對我的啟發和鼓勵。……

願我們攜起手來，並肩前進，爭取在天安門見面。

握手！

萬來 4 月 22 日

急 追 猛 進

余萬來看五台機床這件事，好象是在工人們的心里點起了一把火。它從老師傅燒到年輕的低級技工，從銑工燒到車工、磨工、沖床工……，又從機械廠燒到了紡織廠，紡織姑娘們也大鬧起擴台擴錠運動，她們由一個人看二十四台織布機，一下增加到五十六台、七十二台、八十四台、一百一十二台……，新紀錄一躍再躍。

余萬來呢？也沒有停止前進，當西安另一廠子的工人崔忠明同志，剛剛趕過了他創造的成績時，余萬來又加了把勁，在五月十五日開起了七台機床，並在其中的四台床子上，都裝上了兩個胎具，這樣，就等於一個人同時操縱十一台床子進行生產啦！

多機床管理這把火，越燒越旺，在這團熊熊的烈火中，余萬來象是一顆明亮的火花，閃耀着青春的光彩。他帶動着成千上萬的工人，一齊奔向幸福的明天。

1955年4月初稿

1955年8月改寫

老黃牛變成千里馬

——姚梅生從落后轉變為先進的故事

錢之文 費文農 馮 燕

外號的來由

在上海工具廠里，凡年齡在三十歲上下，工齡在十年左右的工人，都是被稱為“老師傅”的。一年前，第一產品車間的鉗工姚梅生，雖然也具備了這些條件，可是，他却得不到這個稱號，甚至連他的名字也很少有人喊，大家都叫他“老黃牛”。原來，姚梅生平時覺悟不高，勞動態度不好，工作拖拉，紀律松懈。人家一上班就緊張勞動，他却先煙一支，茶一杯地消磨時間。做活挑精揀肥，經常和工長、定額員爭吵，說是定額訂得太高了。其實，他八小時生活往往六小時就做完了，空下時間，就東游西蕩。看到別人工作努力些，還冷言冷語去諷刺幾句。對於政治學習和社會活動，他最感頭痛。大小會議找不到他的影子，他不是說家里有事，就推身體不舒服。要是再說不出“理由”，就干脆眼睛一瞪：“八小時以外是我個人時間，誰也管不着。”他生活上不會安排，造成經濟困難，借不到鈔票更鬧情緒，發牢騷，或者拿工具出氣。有一次，他把一根沒有用滿十分鐘的新鋸條，無故折斷，引起全車間工人不滿。就這樣，他曾在不到一個月時間內，連續六次被在“黑板報”上批評。個人主義這個大包袱，壓得他象老黃牛拖破車似的，處處

落在人家后面。“老黄牛”的外号也就喊响了。

形 势 逼 人

去冬今春，厂里掀起了生产大跃进高潮，阵阵跃进的战鼓，也惊醒了姚梅生的头脑。他感到周围形势有点不对头了：工作時間想聊天，也沒人作伴了。最使他感到“威胁”的是自己教出来的艺徒，产量节节上升，已經有四次冒过了自己的定額。不但如此，那小家伙还貼大字报批評师傅呢！

被姚梅生看作不如意的事还接着发生！党委書記、厂长下自己的工段来种“試驗田”了。这可糟糕，自己是五級钳工，还赶不上艺徒，要被他們知道，該多丢臉啊！这些糟糕的事情还没完。姚梅生回到家里，他的妻子正巧也放工回来，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大包嶄新的日用品，那条洁白的毛巾上印着“奖給先进生产者”的鮮紅字样。姚梅生有点呆了：

“你也能得奖？”

“怎么不能！不过象你这样态度，一輩子也拿不到。”妻子故意把后一句的声調拉得老長。这无异是在对姚梅生挑战，他頓时觉得臉上火辣辣的，怪难受。

“是应战，还是認輸？是师傅带徒弟，还是徒弟带师傅？”姚梅生这一夜沒有睡好。

往事湧上心头

当一个人痛苦的时候，是多么需要别人的关怀；一个人在开始转变的时候，又是多么需要同志的帮助！

車間党支部書記和五十多岁的张貴宝老师傅，現在已是第三次来姚梅生家里作客了。話匣子从“赶英国”問題打开了。

“記得两年前，有个英国人来厂里参观吧！当他看到我們亮晶晶的板牙（产品），很惊异，連声說‘OK’，‘OK’，当时，我曾經和你說，将来我們赶上他們时，英国的老板要吓得屁尿直流了。誰想到，将来已变成今天，我們的产品質量已赶上英国柱头牌了。”张老头講話很风趣。

“是的，可是赶上英国不能局限于我們厂里的产品，更重要的是把我們的产品支援全国各地，大家一起来赶。据說，大連有个机械厂，因为买不到我們的‘插齿刀’，曾影响到他們停工造不出机床。这說明，我們肩上責任重大……”支部書記把話鋒有意識地轉到如何正确对待劳动的問題了。这一次，談得很好，支部書記的話，引起了姚梅生对許多往事的回忆。

姚梅生解放前就替资本家修理汽車，白天黑夜干，还免不了失业。最后只得把祖上傳下来的几块“豆腐干”——土地，卖光度日。1953年进了工具厂，那时，老厂只有一个車間，新厂还是一个乱坟堆。三、四百个人吃飯开会都挤在一間唯一的“大礼堂”里，屁股挨屁股，轉身也困难。可是不到两年，盖起了一座座寬大的車間，一幢幢办公大楼、福利大楼，增添了一部部新式机床……。工厂在变化，人也在变化。和姚梅生一起进厂、在同一小組里生产的同志，大都入党入团了，車間的党支部書記和工会主席也都是他的“同伙兄弟”。論技术，自己也不比他們差，論文化，那张老头比自己就差；然而他們都受人尊敬，自己却不受人欢迎。姚梅生的思想起变化了，他开始从和人家比工資比待遇，轉到和人家比政治比生产了。

一首新快板

从这以后，姚梅生开始注意改正自己的缺点，主动协助工

長抓任务。厂领导干部也常下工段找他談話，征求他的意見。車間黨組織，还特地指定黨員張貴寶來具体幫助他。一天中午，廣播台傳出了一首快板聲：

板牙組姚梅生，整改有苗頭，
大字報起作用，干劲不落后，
近日生产指标天天冒出头，
看好戏还在阴后天再碰头。

正在吃飯的姚梅生有点怀疑了：难道我还有資格受表揚嗎？他又跑去找張老头。張貴寶又是热情坦率地和他交換了意見：

“老姚，你脾气爽直，这很好。可就是眼光短淺，有时鑽在錢眼里轉不出来，有时还用旧社会里的旧眼光来看新問題。你看不慣人家积极，說人家想‘甯’，为錢。你想想：我老头活了五、六十岁年紀了，又不愁吃不愁用，起早落夜为点啥？还不是为了建設社会主义。老实說，群众是最公正的裁判員，坏的批評，好的表揚，誰都一样，根本不存在資格不資格問題。……”姚梅生慢慢地对自己的进步充滿信心了，他也扭轉了自己过去把別人的幫助看作是“整自己”的錯誤認識。

姚梅生是在變了。

“千里馬”向前跃进

大跃进高潮中，車間里，工人紛紛摆擂台，比干劲，板牙組以超額六个月又二十天完成全年任务的條件，向大鋸片小組挑战，大鋸片小組以更高的指标回敬了他們。姚梅生渾身是勁，他以代理小組長的身份（小組長脫产学习去了），上台在“战書”上盖了图章。竞赛进入高峰的时候，板牙組一台小六

角車床忽然发生故障了，車床是組里的头道工序，它一脱节，整个組生产就要停起来。組里工人們发急了，赶不过大鋸片小組倒是小事，完不成跃进规划影响可大啦。姚梅生急得吃飯也沒有心思了。机修組工人在修理，他呆在一旁动脑筋，想从車床上找潜力。時間将近午夜，党支部書記催了他五次，他还不肯回家去休息。果然，当夜他想出把“車平面和倒角”两道工序并在一起加工的办法。第二天，他老清早就来上班，和車床老师傅一起动手改进：采用一刀双刃，很快試驗成功了。这个改进，虽不是大发明，但它真正解决了当前組里的关键，不但弥补机床停修的損失，还大大解放了車床的潜力。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党委書記表揚了他。他更感动、努力，接着，又連續改进了两件工具。

擂台会后的初期，指标进度是直綫上升的，但沒多久，情况不妙了，高潮里冒出来的浪花，又漸漸平息了。支部書記来找老姚商量。老姚是过来人，他对这个問題，比誰都清楚：定額落后束縛大家前进，有人觉得超額太多了，不好意思。他就与张师傅去商量，主动向行政提出修改定額的要求，他的意見得到大多数工人的同意，在小組討論定額时，他带头压缩。新定額訂出来后，第一个突破的又是姚梅生。在不到一个星期中，他象“千里馬”那样，連續創三次新紀錄，帶动全組同志前进。在工会小組改选时，他正式被选为小組長了。现在，他不仅是生产能手，也是政治上的积极分子，遇到有人思想搞不通时，他还去現身說法呢！不久前，他在自己的紅專规划中写着：要爭取参加中国共产党。

（原載上海劳动报，本文略有删节。）

鸡毛飞上了天

——記武汉市动力二厂电焊工陈鎖春的转变

章树榕 張昌元

一張光荣榜

动力二厂冷作車間主任刘堂富过去曾經对人說：“我們車間的陈鎖春是个死落后，要是陈鎖春这个人能变好，我就不姓刘！”可是，“双反”运动以来，就出現了一件怪事。有一天，光荣榜突然表揚了陈鎖春。这真是鸡毛飞上了天！

光荣榜上这样写着：陈鎖春同志在前一阶段对生产是极不負責的，經常鬧个人情緒……，經過党的教育，坚决回头，鼓起了革命干劲，提出合理化建議，每年节约一千元。他配合技工搶修“方馬”（指电焊机和电焊变压器）；并利用业余时间制造“方馬”，为国家节约，还保証每天上班檢查龙头綫，保养工具。

这是怎么回事？

一年多以来，电焊組为“方馬”問題伤够了脑筋，全厂三十九个电焊工，只有九部“方馬”，已經扯不过来，偏偏常燒坏，找人修很困难，想买新的也买不到，因此經常造成窩工，有时甚至影响产品按时出厂。誰也沒想到陈鎖春能解决这个問題。

提起陈鎖春誰不知道他是全厂有名的“落后分子”，那个

見到他都要搖頭，誰會想到陳鎖春今天居然上了光榮榜。

群眾對這張光榮榜的看法不一致，除大多數人表示驚奇外，有的在背後嘀咕：“你看吧！這是熱天的冰棍，放不久的！”這些話，陳鎖春聽來真不好受。黨總支鄒書記拍拍他的肩膀，笑着說：“老陳！一個人站起來要經得起考驗，不要怕別人說，大胆地向前走。”世界上能有什麼比黨的支持和鼓勵更親切和溫暖呢？他對鄒書記說：“你放心，我再不會倒下去了！”

“落後分子”的來由

原先陳鎖春並不落後，解放那年他才十六歲。他到一家私營小廠當學徒，學燒電焊，由於肯鑽，他不但學會了燒電焊，還學會了做“方馬”。1952年“五反”運動中，他參加了打虎戰鬥隊，由於鬥爭積極，當了副小隊長。在防汛當中，他立了二等功，入了團。

他到底還年輕，解放後生活逐步改善，由於在私營廠里受資產階級的影響，尤其是“五反”後，資本家有意拉攏他。從1954年起，陳鎖春逐漸染上了吃喝玩樂的習氣，追求個人享受，因此拉了債。工資改革時，他被評為四級技工，沒有滿足他的願望，對領導上很不滿。從此，他在生產上吊兒郎當，有活推給青工干，自己站在一邊休息；做夜班活時，別人在燒電焊，他在鐵筒中睡大覺。工人寫了一首歌謠來描寫他當時的表現：“你在燒來我睡覺，上起班來多遲到，制度沒有遵守好，開起會來找不到，借故有事漢口跑，眨眼不見就溜了。”有一次，廠長火了，故意說：“你再調皮，把你送去關起來！”陳鎖春瞟了廠長一眼，毫不在乎地說：“好哇！我正想休息一下呢！去吧！去吧！”把廠長氣得沒辦法。

但是，他的表現虽然落后，可是心里对怎样才有今天工人阶级的好日子这点还是明白的。有一次，他的母亲对他說：“鎖春！你小时，媽討飯、卖奶、卖血养大你，共产党把我們从火坑里提起来。你今天是个工人，应该好好生产。”陈鎖春听了这些话，想来也暗暗流泪。当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时，就有坏分子挑撥他鬧事，他严厉地說：“我不跟你們搞在一起。”当落后分子在外面做私活时，他說：“我不干这偷偷摸摸的事。”从这里看，陈鎖春仍然沒失去工人阶级的本質，所以在“双反”烈火的紅光照耀下，他很快就转变了。

享乐的时候要往后看 困难的时候要向前行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哪个人自甘落后呢？这些天来，厂里开展了“双反”运动，全厂沸騰了，人人談節約，个个提保証，走到东，談的是思想跃进，走到西，說的是指标上升。大家都在談論如何向徐大媽和方和明老团長学习。陈鎖春听着他們艰苦朴素、坚持革命斗争的事迹，心里想：“世界上受过苦的人有的是，未必真有象徐大媽这样的人。”

有一天，車間开会，学习徐大媽和方团長的革命精神，和农民比干劲。会上，支部書記孙振彪第一个发言，訴說了自己在旧社会如何受苦的情况，他說到由于有党的领导，自己才有今天。最后他說：“由于我有缺点，工作沒搞好，使党的事业受了損失。今后坚决改正缺点，努力干。”接着好几个人都上去发了言，通过回忆对比，感到不好好干，对不起党。陈鎖春在下面听着，思想上引起了激烈的斗争，过去的一幅图景映在眼前：他的媽媽生了二十多个孩子，都因穷，沒养活，只剩下他和妹妹两个。他討飯、卖小菜，被资本家拐騙、挨打，受国民党抓

差，什么苦都尝过。好容易熬到解放，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他就把过去忘了，真是“好了疮疤忘了痛，过桥忘了修桥人，”他想到这里，眼泪不由得簌簌地流了出来。

他原来只打算在那次会上谈节约建议的，但一上台，他忍不住地说：“我先不谈节约，我要谈谈我的思想！”接着他诉说了过去的经历，检查了自己的错误。他说：“我忘了本，我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他的话感动了全体到会的工人。他说：“我本来是会修‘方马’的，但我看到厂里‘方马’烧坏了我也不管。我那时想：我拿多少钱，做多少事，我为什么要修它呢？今天我才知道，社会主义我也有份。我决定从今天起配合大家修‘方马’，还制造‘方马’。”陈锁春讲完后，支部书记孙振彪马上和他握手，说“过去我们对你关心不够，这是我们的缺点，今后互相帮助，共同进步。”这天夜里，他怎么也睡不着，他想：孙书记能这样公开检查错误，我还能不把真心掏出来。再说，会上那些人的那股劲头可真大，别人是工人，我陈锁春也是工人，别人能进步，我陈锁春就不能进步吗？

恰好这时，红安县农民代表团到厂里来了，陈锁春见着徐大妈，挤上去，紧握着徐大妈的手，激动得直叫“妈妈！”“当你享乐的时候要往后看，当你碰到困难要向前行！”徐大妈说的这句话，使他更增加了一股力量。

不怕“鬼”的人

陈锁春几天之内用业余时间修好了两部“方马”，接着又开始试制“方马”。陈锁春没有上过学，不会计算感应线圈和感应铁片的比例系数，但他并没有被困难吓倒，他说：“摸索着干了再说！”党总支提供他一切试验的条件和材料，还调个同

志来协助他。他經過两天两夜，把“方馬”制出来了。可是这个“方馬”还得專門有一把电扇侍候，因它受不了热，最多只能燒几个鐘头。“一些喜欢說风凉話的人說：“我說不行么，不过是吹牛皮，这种纏‘方馬’，我也会制。”陈鎖春想起总支書記鼓励他的話，沒有理会这些冷言冷語。他繼續研究出“方馬”不能持久使用的原因是不容易散热。他想：如果能使热散得快些就好了。这时，支部書記孙振彪和他研究，提出：“是否可把銅綫加粗些，使負荷減少？”陈鎖春从這話得到启发。他进一步設想：“可不可以使每层綫圈不讓它們紧貼着，使热气可以从空隙的地方散出来。”但要用电木絕緣，那里有电木呢？他吃飯、睡覺、走路都在想。有一天，他突然想到竹片是不过电的，可不可以用竹片来代替呢？他去找了几块竹片，每层綫圈中間放上几条，再涂层凡士林。經過試驗，果然能行。从此，他制的“方馬”一天燒到晚也不坏了。

陈鎖春还没有滿足，他想：我們現在的“方馬”，一部只能带一个电焊龙头，对生产很不方便，要是能带几个龙头就好了。他在車間討論技术革新的三結合諸葛亮会上，提出一个“方馬”带三个龙头的建議。陈鎖春已經制成的三部一个龙头的“方馬”，每部比在外面买要便宜近两千元。由于他敢想、敢說、敢做，打破迷信，因此大家都叫他“不怕鬼的人”。

陈鎖春转变后，許多原来后进的人看到陈鎖春都转变了，自己也下决心赶上去。

(原載“長江日报”)

为社会主义立功

——記青工陈繼的轉变

罗 紫

当我去华南医疗器械厂訪問陈繼同志的时候，他正在車間紧张地劳动着。

“陈同志，我会妨碍你工作嗎？”我問。

“不，已經下班了，請你等一下吧。”

他車完了一个閃閃发光的零件之后，抹了抹手上的油漬，迎着我走来，眯着眼睛，笑着說：“你来得正好，我向‘七一’和市二次社会主义建設积极分子大会献礼的保証实现了。你看，这就是‘三刀撥爐較工具’，用它生产的时候，可以使‘爐較’的产量提高两倍呢。”

我祝賀他的創造成功，祝賀他为社会主义进行着創造性的劳动。他謙虛地說：“这都是党对我教育培养的結果。我最近听了总路綫的傳达，又参加了全市青年貫徹总路綫的行动大会，对我的启发和教育很大，我今后更要坚决的依靠党，加紧学习政治，这样才不会走弯路！”說到这里的时候，他变得严肃起来。当我說明来意，請他再詳細談談他的过去和轉变的时候，他滔滔不絕地說着，而且显得更加严肃了。

1957年的春天，我們工厂正在进行工資改革。有一天，私

方副厂長、坏蛋呂应林狡猾地小聲的對我說：“陳繼，要評你四級呢？我不能作主，權在人家手里。”對工資改革原來就不滿的我，听了這話，火上加火，便氣沖沖地走到公方厂長的辦公室。那些對工資改革不滿的人也跟着圍攏上來了。我在那里帶頭大吵大鬧，指着厂長質問：“凭什么評我四級？”全厂頓時鬧起一場風浪，有些人几乎要對厂長動武。

后来真相大白，原来是坏蛋呂应林搗鬼。厂领导並沒有評低我的工資級，可是我对工資改革很不滿意，認為以后錢少了，對自己闊氣慣的生活会有影响。于是漸漸消极起来，不参加會議，干起活来就“一分錢一分貨”，有时就公然“偷鸡”（私自外出）“飲茶”。

当我成天想着多点錢，可以过“闊气”生活的时候，給搞地下工厂的刘××看中了，他对我甜言蜜語的說：“地下工厂多好呀，一上手一天就可以撈到十几二十元……。”真好呀！干它两三个鐘头就比在厂干一天强！我的心笑开了，認為自己的理想實現了，干呀干呀，錢就多起来了，“生活”就更加好了……于是我成了“地下工厂”里的一个积极分子。我們星期天去接医疗器械的“貨”，晚上干起来，白天上班就迟到，沒有下班就早退，“任务”紧张的时候，我就索性装病請假。为了錢，我的胆子越来越大了，沒有原料就回工厂偷，在外边做不了的零件就拿回工厂做。从去年五月一直干到七月，我們的生意很好，可是工厂呢？由于我們在外面以压低工料价的手段拦截了“生意”，生产任务不能滿足，工友們都为此而焦急，而我們呢？却得意洋洋，有錢到手就去大公餐厅呀、八重天呀……大吃大喝。我更加闊气了，沒有多少天就換上一只新手表。而且这时候我又多做了一种“生意”——买卖私貨。我覺得自己

真是“撈起”了，我很得意，也很驕傲，我蔑視一切，當我和那幾個“老友”上茶樓的時候，就更加看不起別人了，我想：我有“把泡”（辦法），你們算得什麼呀！有時就高興地說：工廠沒有工開，問誰呢？“公死有肉食，婆死有肉食”，夫人！（注：意指：管他怎的，與我無關。）

我就這樣在行動上和思想上距離工人階級越來越遠了。

俗語說：“紙包不住火”，我們的犯法行為被發覺了，為首的人分別被送去勞改、勞教，領導多次和我談話，耐心地教育我，可是我都沒有勇氣全部坦白交代自己干過的骯髒的東西，廠領導給我取消保留工資和降級的處分。這樣，我才知道自己犯了這麼大的錯誤，也覺得領導和工友們對自己是那麼寬大，今後應該守法、遵守廠里制度，參加會議和學習。可是我對生產仍然沒有勁頭。我就這樣抱著“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的心情，度過了幾個月。

二

今年二月，整風運動在工廠開展起來了。這是一股猛烈的風，這股風推動着每一個人前進，我和工友們一起聽了領導上的整風報告。工友們都笑逐顏開，歡天喜地。可是我呢？心上却罩了一個陰影，腦子迷糊起來了，我有点怕，怕領導，也怕周圍的人。我感到自己要倒霉了，因為犯過錯誤，這次一定會被拿出來鬥了！

晚上，當我走到飯堂再轉回車間的時候，發現工友們個個都寫大字報，火燒領導上的缺點，我松了一口氣。我想：我鳴不鳴呢？我寫大字報，領導會不會說我打擊報復呢？因為我的個人主義的思想疙瘩還沒有解開，老是这样盤算着自己個

人的問題，还是不敢迈开脚步前进。

一天，我还没有上班，整风领导小组的同志和小组长来到我家里了。领导同志再次对我讲明整风的目的意义，和工人阶级对整风应有的态度，鼓励我不要怕，大胆的对领导、对生产提意见，我当时听着，点着头，嘴里也应着要提意见，可是等领导小组的同志走了之后，我又怀疑起来了：是真呢还是假呢？

这一天晚上，我睡不着觉。我想着、想着，想着这几天工厂里热闹的景象：我亲眼看见工友们个个都响应党的号召，写大字报，火烧领导的缺点，领导同志就很快表示态度改正了；陈××写大字报烧自己，检查出买私货的错误；工友们个个象沸腾了似的，连夜义务劳动搞生产，连学徒也贴出挑应战书……而自己是不是工人阶级呢？十三岁就学师，替资本家煮饭、洗碗、倒屎倒尿，象“妹仔”一样带资本家的小孩子……受气，还吃不饱！解放后，党教育了自己，而自己也做过“五反”积极分子，做过工会委员呀！为什么会变成一个落后的人了呢？为什么只顾个人，不顾集体而干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事呢？这都是为着一个“钱”字，钱！钱！使自己忘了本啊！钱！钱！使自己掉进万恶的个人主义的泥坑里去了啊！现在，人人都在跃进，难道自己还要背这个包袱，永远做一个落后的人吗？不！我是一个工人，怎能脱离自己的组织啊！党讲的话是真的，要相信党啊！

我的思想开朗了，好象放下了千斤重担。我便决心火烧自己。

第二天，我写了大字报，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厂长看见了，当即对大家说：“陈继做得对，每个人都应该大胆烧五气，

我們不是要追究誰的責任。”我听了，感到了很大的鼓舞。我想到，对党怀疑，不信任党的思想是要不得的。于是，我又写了决心書，表示在生产上做出成績，报答党对我的教育，永远听党的話，跟着党走。

双反运动进入整改阶段，厂领导号召攻生产关键，革新技术，我想：生产能跃进，就是促进社会主义建設，是立功的机会了。我便开始把心思放在生产上，脑子常想着工友們的几十张大字报，提的都是产品质量差，成本高的問題。所以想到每一个机件和零件都要鑽一鑽，提高它的效率和質量。有一天，我走过丰宁路一些工厂的門口，看見人家用三刀切削法車零件，回厂后仿制了这个工具，把車制“子彈头”的效率提高十三倍，并且克服了过去質量差，規格不統一的毛病。眼看着生产一下提高那么多，我心里多高兴啊！我体会到，原来这就是对社会主义的貢獻。这时我的思想又轉到消毒爐的放气开关問題上了。又下决心搞一个消毒爐的自动限制器，以解决厂里大批生产的，最主要的關鍵問題。我找工友黃鴻均一起研究，仿造美国消毒爐的自动控制，画了图样，第一次試制，失败了。但是我們並沒有灰心，我們繼續鑽研，搞了几天，终于試制成功了。它的性能比美国的还优越。

我第一次攻破了厂里的生产关键，心情愉快极了，覺得自己的思想更有了奔头。每見到一个零件，就想它有沒有可以改进的地方。想呀想呀，果然想出了許多办法。上班前，下班后，星期天，都在忙着，不，我没有忙，我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而自己做的工作太慢，太少，对国家的貢獻不多啊！

紅五月里，中区評选的先进生产者光荣榜上，有了我的名字。厂長对工友們說：“誰的額头上都沒有釘死落后两个

字，人是会转变的，陈繼的进步值得大家学习。”我听了，觉得很惭愧，也很感动，我险些掉进深坑，而党挽救了我，今天我做出了点点成绩，党又鼓励我，指出我前进的道路。我深深体会到：只要下决心求进步，坚决的跟党走，就不会落后。我现在虽然提了二十六条合理化建议，属于技术革新的已实现了八条，但我还是做得不够的，今后要虚心向老师傅学习，争取更大的成绩，报答党对我的培养教育，为社会主义立功！

三

我走出来，车间里装配好的“消毒爐”正在起运出去。

我联想到，陈繼同志正是经过了“消毒”的前途远大的青年。我们这个新社会，正好象是个大“消毒爐”，每一个沾染着肮脏东西的人，都应该而且敢于“消毒”，才能象陈繼同志一样，勇敢地、大踏步前进！

插紅旗，拔白旗！

——記青年車工李兆雄的轉變

林 田 馮 梓

我们的社会象个不沉的湖，在你的周围有着一种伟大的力量，沉了的东西也可以浮上来。但是，是浮是沉，还得看事物的本质，看它有没有接受浮力的因素。青年車工李兆雄的转变，充分把这个道理说透了。

李兆雄出身于工人家庭，三代都受资本家剥削，他从小参加劳动，十五岁就到广州来当学徒（那时广州还未解放）。1952年，他才由私营厂考入国营通用机器厂。由于他处于被剥削压迫的地位，使他有易于接受党的教育的条件；但是由于他在叔父的厂里当学徒，使他认识了不少在旧社会“捞惯”的人物，因而，沾染了不少旧社会的陋习。人活着嘛，就是为了自己吃得好，穿得美。这种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旧观念逐渐在他脑子中滋长起来。他父亲，在解放前也曾对他讲过：“要学会捞世界，一定要懂得上茶楼、吃喝、赌钱等手段……”他也在想：将来，搞部车床自己做生意多美呀！他的这个欲望在内心深处隐藏着。这些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就是李兆雄犯错误的主要根源。

本来，李兆雄入厂后，同李维钧、余才共同操纵 16-303 号车床，这两人都是共青团员、生产能手，对生产象着了迷似的，在车床上不是改进这个，就是改进那个，他们常向李兆雄说：“好好地劳动，争取入团。”他父亲所在工厂的党的领导同志，常常来家里串门，给他讲很多革命道理，在他年青的心灵上播下了社会主义思想的种子。李兆雄想：人人都为建设祖国而积极劳动，我也应该和大家一样啊！便也埋头生产，做好交接班工作，经常研究技术，改进工具，他和李维钧、余才一起，创造了一个车弧形产品的工具，使每件产品从五十分鐘减至八分钟，他们连续十个月超额完成任务，提合理化建议占全车间 80%，劳动竞赛次次获得优胜。这时，他参加了青年团，16-303 车床也在全厂出了名。记者到来采访登报，华南工学院请他

去介紹先進事迹，人們給他們以很大的榮譽。

怎樣看待榮譽？這不能不說是对生產、工作有成績的人的考驗。人民給予他們的榮譽，李兆雄認為是理所當然的。1954年評選先進生產者，大家評他為三等先進生產者。三等？！他心里不自在了。三等的獎金這麼少，我干得那麼辛苦才值這個？領導真官僚！一股個人主義的逆流涌上來了。不久，他母親患了病，小兒子又要辦滿月酒，正要錢花，他便伸手向領導要補助，領導沒有同意，李兆雄更是牢騷滿腹。

1956年，政府對自由市場放寬了限制，一時，自發資本主義又猖獗起來。李兆雄從前的朋友又來找他了：“老兄，晚上出來干，很好撈呢。”去！有錢就行！李兆雄把心一橫，干脆搬出廣州居住，每晚做到深夜，有時，從下午四時做到第二天四時，據說這樣一天最多可得二十八元。然而，回工廠生產的時候卻無精打采。同志們批評他，說他是共青團員，先進生產者，不該這樣干。他說：“一張紙頭（指獎狀）使死人呀！我要退團！”工段長叫他車一件以前做過的产品，他推說車床不好，不干。背後說：“一分錢一分貨，做得多是‘老村’！”這時，他甚至與幾個人合在一伙，租車床回來自己搞，與資本家“四六”分賬，得到錢就大吃大喝。他還想买一部車床，自己開個小店，走資本主義道路。團員的責任感，黨和團對他的教誨，組織生活，通通置諸腦後了。資產階級思想影響拉他往下沉。

二

黨和團組織對李兆雄進行了嚴厲的批評。黨委書記、組織部長、工會都找他談了話，團支部開大會展開批評。初時，他心里仍不服氣，認為：為什麼要批評我，誰叫你們不關心我

的困难？团支部了解到这情况，又召开第二次大会，同志们和他算细账，指出他怎样影响了生产，给党带来损失，并提醒他，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前途是危险的，希望他重新做个好人。团支部最后给他严重警告的处分。在会上，李兆雄低着头，同志们一句句话象鞭子，打得他发痛，脑子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是啊！自己是错了，打夜工，不遵守劳动纪律，放弃生产，不开会，又不学习，这是纪律所不容许的。今后再也不要干了。

1957年夏天，全国展开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李兆雄在和右派分子罗翼群辩论的大会上，受到很大教育，当他看着这个大右派的狰狞面目时，忽然感到很不安，从前的事情涌上了心头。原来自己曾和右派同走一条道路的啊！自己想买车床，想单干，发展一步是雇工剥削，我过去三代都受人剥削，难道今天要剥削别人？要同这些右派分子走在一起？计算起来，自己收入有近百元多，如不挥霍，生活是很丰足的，党对自己这么好，为什么自己要作对不住党的事呢？李兆雄开始醒悟了，也卷入了斗争的浪潮中去。

厂里开展了整风运动，全厂职工猛烈地火烧“五气”，领导同志个个更虚心，更深入了，对群众联系也更好了。有一次，车间领导通知他，由他担任整风小组长，使他深受感动。他便暗暗立下决心，一定要在整风运动中，洗净心灵的污垢，坚决把个人主义、经济主义观点抛掉，认真地为党工作。

整风运动进入到大辩论阶段时，职工们热烈地辩论着打夜工是否公私两利，是否有困难就可以打夜工的问题。有人说：“就是公私两利！生产多些不是可以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吗？”头一二晚，李兆雄默默地坐着，第三晚，他对那些错误论调着实听不下去了，突然滔滔不绝地说起话来：“谁说打夜工

是公私两利？我說公私都无利！我們加速建設社会主义就一定要消灭資本主义，而打夜工就是滋長資本主义势力，这能說是对国家有利嗎？好多人打夜工是为了賺錢，好大吃大喝，不是真有困难。象我过去就是这样，我曾借口說母亲病才去打夜工，但母亲沒有病也一样去，这就不是困难嘛！……”生动的現身說法，使那些坚持錯誤論調的人无話可說了。他又写了十多张大字报，駁斥那些錯誤言論。人們很容易看出，这时候的李兆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又提高了。

三

在大跃进中李兆雄也在跃进。

十五年要赶上英国，这是不簡單的事啊！我不当大跃进的逃兵，我要把青春献給社会主义。他再一次立下决心。

从前，在业余时间，只能在地下工厂里看見他，現在，只能在車間里看到他。他担任了生产組長，青年技术革新突击組長，經常为农村、为广州鋼鐵厂义务劳动做机器，工作比从前增多了，他沒有一句怨言。有一次，車間主任叫他帮别个工友做一件精密零件，他自己的工作交給学徒处理，正好在这时候，学徒出了一件次品，虽然这个月产量超額很多，但奖金被取消了。有人問他：“你不埋怨那学徒嗎？”他說：“埋怨他做什么，我又不是为奖金而干活的！以前就是这个思想害了我，現在再也不能老是打个人小算盘了。”

在去年年終奖金的評議会上，大家評李兆雄为一等，可是李兆雄說：“我打过夜工，我不能評上一等，最多二等。”

他所领导的青年技术革新突击組已提了大小合理化建議二十四件，被採納了十九件，他本人也提了三件，其中改进行

位器一件，提高效率二倍。他自去年8月以来，月月都能超额完成生产任务。他说：我要集中力量搞好小组，因为帮助全组十多人提高，比自己一个人考虑怎样提高，作用大得多。

整风运动帮助李兆雄在思想上插上了红旗，拔掉个人主义的白旗。红旗是否插稳了呢？不用担心，插稳了。过去的进步是不稳固的，现在的李兆雄已从错误中获得很深刻的教训。他对别人谈出如下的体会：过去我搞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个人，共产主义人生观未好好建立，现在我要注意从每件小事中锻炼自己，克服个人主义。我们青年人，很容易受坏东西影响，也容易受好的影响，要多依靠党，在头脑中兴无灭资。他还把心底的愿望向别人说：“我要把自己献给党，我要争取入党！”

一个不平常的故事

——记王福营是怎样由落后变为先进生产者的

赵洪明

刚放下饭碗，参加大辩论的人群就忙着拥出食堂门口，兴高采烈的走向会议室。人们一面走着，一面说着，笑着，谈论着。“党中央发起的整风运动真比仙丹妙药还灵，治好了多少人的病，”一个青年工人意味深长的对他身旁的另一个青年工人说：“治好了多少领导上的‘三风’‘五气’咱不说，就拿我们工段老王来说吧，比过去真是象两个人一样。”是的，四炼焦车间加工段青年团员王福营和从前确实不一样了，整风以来他

对生产有了很大的贡献，前几天群众一致推选他作为工段的代表到沈阳去学习先进经验，又提名评他为第二季度的先进生产者。了解底细的人才知道王福营的进步，是经过一段多么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呵。

迷 梦

王福营从1950年来到鞍钢参加建设以后，就长期的闹个人主义。

1953年调整工资的时候，因为他劳动态度不好，没有提升工资。从此，他就更加消极，“赚多少钱，干多少活”是他的口头禅。一年多的工作未干好，1954年还受到一次记过处分。第二年调整工资当然又没有他。于是他就更加变本加厉地无理取闹了，说轻一些是消极怠工，说适当一点就是“小罢工”，不但他自己愿干就干，不愿干就不干，还指使他四、五个徒工也不要干活，一坐半天。三天两头找车间主任吵架。群众送他的绰号叫“爷太”。车间干部形容他是“耿耿”。在白天他不干活就影响全面检修任务，说服也不行。车间领导上只好把他调到三班作值班钳工，没有紧急任务，工作可多可少，这本来对他是个有力的批评，而他却称心如意，认为怪自在。在这样一个轻闲的岗位上，工作是累不着他，但个人主义却缠住了他，害得他整天胡思乱想，长久成病；终于害了肺结核，要进病院长期休养了。

王福营和其他工人一样，充分享受了职工的一切劳保福利。入结核病院休养，医药宿费全由公家负担，饭费也由公家补助一部分。临入院时，领导上安慰他，嘱咐他，让他好好养病，早日回来工作。可惜领导上的金石良言，却被他置之度

外，倒在病床上他的腦子並沒有好好的休息：“勞保條例規定連續休養六個月以上者發給基本工資70%，不足六個月者100%”，王福營越想越為這條規定傷腦筋。因為他知道自己病六個月不能出院。“這怎麼辦呢？難道我就能甘願少拿30%工資嗎？”他早已把養病這回事拋到九霄雲外去了。苦想了好幾個晚上，忽然有一天靈機一動，計上心來，臉上露出一絲喜悅，甚至都喊出聲來：“好了，就這麼辦！”休養到五個多月，本來不應該出院，他硬說可以出院工作，苦苦哀求醫院開了個出院証，到班上未干上十天活病又犯了。第二次躺在病床上自己還暗自高興：“不管怎樣，百分之百的工資拿到手了。”個人主義，自私自利，是貪得無厭的，雖然百分之百的工資沒有問題了，他並沒有知足，又產生了新的苦悶：“休養得不到獎金怎麼辦？”想來想去，就編造一套圓滑的理由：“我身患結核長期住院，化錢不少，家中生活困難，寒冬靠近，老婆沒有棉衣，我把手表、收音機、棉大衣都賣光了，如不救濟，實難過冬，請求救濟三十元。”把這個請求書遞交工會，滿以為三十元可以到手。不料事不由人，工會和團支部研究了他的情況，認為他的休養醫藥費全由公家負擔，不須自己花錢，又是百分之百的開工資，另外負擔兩三口人的生活，根本不困難。更可笑的是藏在床底下的收音機被團幹部到他家訪問的時候無意中發現了，他的愛人不能自圓其說，弄得面紅耳赤。這樣，當然是不能救濟的。嚴冬來臨，他沒有凍着、餓着，而是把藏起來的棉大衣穿上了，把八十元的手表換成一百五十一元的了；擱置起來很久的收音機又重新發音了。

第二次出院，病基本上好了，大夫囑咐他不要過於累着，車間領導上也照顧他，沒讓他頂班，分配他作老白班，工作可

多可少，这本是一片好意，他却恩将仇报。

“你们这是安的什么心，不是存心害我么？”他气势凶凶的指問車間主任。

主任摸不着一点头脑，驚訝又关切地問：“怎么！活太重，又把你病累犯了嗎？”

“你为什么不讓我頂班，不知我家里有老婆孩子嗎？”他的气势未息。

“你別着急，大夫不說怕你累着么？只要你病彻底好了，有你的崗位，”主任耐心的劝說。以为他怕将来沒有崗位了呢。哪知道，醉翁之意不在酒。后来才知道他所謂害了并不是害了他的身体，而是害了他沒有頂班得不到奖金。可見在他心目中的奖金，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

覺 醒

轟轟烈烈的双反运动开始了。領導引火燒身，打掉“三风”“五气”。起初他还認為：还不是老一套，提了也不能改，誰能提？但是由于一些个人問題未得到解决，又控制不住自己滿腹的怨气，还是提了一些有关个人的意見。領導上本着边整边改的精神，能改正的立即改正了，暫時不能改的或者不正確的意見也都做了解釋說服，条条有交代。接着干部下放、干部参加劳动等一系列的改进措施實現了，更激起群众的政治热情，上万张大字报貼出来了。震撼了王福营的心弦。他才发觉不可想象的奇迹一件一件的出現。晚間倒在床上睡不着覺，領導上的决心，群众的政治热情，不时的在他的脑海翻騰。他自言自語地說：“他們是为了什么呢？难道都是象我一样，为了自己嗎？不，决不是。”从此他开始觉醒，在运动中也貼了

六十多张大字报。

組織上为了进一步帮助他認識个人主义思想的錯誤，又为他組織了两次辯論会，虽然他在会上沒有反駁，可是回到家里却越想越不通，端起飯碗来还在想：“我即使錯了，个别談談改正就算了唄！又何必在这么多的人面前来难为我呢？”好長時間沒吃上几口飯，他愛人心中好納悶。沒等吃完飯他的叔伯侄儿王庆甫来了。王福营用冷淡的眼光看他一眼，心中在想：“这小子，入了党就知道胳膊腿往外擰，又收集我的材料来了。”王庆甫沒理他的态度如何，却用十分关怀的心情来安慰他：“大叔！咱得好好想一想，只要知錯必改，我們就是好汉！”接着，王庆甫就用許多事实把国家和个人的关系講了个明白。他愛人才听出头脑来，也批評他不对。王庆甫走后，福营迟迟不能入睡。同志們的批評，王庆甫的談話不时浮現在他的脑中：“自己有病成年住医院，国家給医疗，不能工作，国家給照常开工資。全国人民都在热情勃勃的开展各項生产活动，甚至日以繼夜，不眠不息，他們是为了大家，而自己呢？做一天义务清扫还要工錢，这对嗎？”想到这里他拳击炕檐在想：“个人？国家？到底是什么关系，我怎么从来沒好好想过呢？”“我是把它摆錯了，我要檢討，我要……”。他恨不得馬上到厂里去檢討。当时，厂里团內正在搞整团，規定先由团干部引火燒身，然后再由团员自我批判。可是，王福营再也等不下去了。他提起笔来就把自己的錯誤画了四张漫画，貼出去向大家檢討。他的思想大大提高了一步，他要求在整团会上檢查。通过整团小組会，同志們詳細分析批判了他的錯誤，进一步帮助他找出錯誤的思想根源，使他認清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正确摆法。在同志式的关怀爱护的批評之

下，王福营受到了极大的感动，热泪夺眶而出，他說出了內心的話：

“个人主义侵蚀了我的灵魂，蒙蔽了我的眼睛，把我引到阴暗的死胡同里，使我看不到前途，看不到光明，辨别不出是非。过去我把批评我、帮助我的同志都当成仇人，連我侄儿王庆甫，我也认为他在给我走情报；不愿搭理他；把縱容我錯誤的人却当成知己，认为是关怀我。这是害了我也害了集体事业。今天我明白了，我对不起同志，对不起领导，我痛恨过去，我决心改正錯誤，把旧我丢掉，換上新我，今后，我要急起直追，把我全身的劲都贡献出来，別看我是超龄团员，我决心爭取入党。”

新 路

王福营心情已經平坦了么？不，还象煉鋼爐的鋼水一样在翻滾着。可是，这回想的和要走的不再是狭隘的、黑暗的个人主义的老路了。而是宽广的，光明的社会主义大路。工作态度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有一天上班对徒工說：“你們得加劲干哪！現在人家都在大跃进，我們也不能落在后头啊。”

“呀！”一个徒工吃惊的說：“王师傅有精神病啦？过去从来也不管我們，現在怎么还‘扣’起来了？”

“你还不知道！”另一徒工答：“人家思想搞通了，不但白天工作积极，昨天下班后还在研究复活洗煤机风壁子呢。”原来王福营为了迎接“五一”节，正在苦动心机。

有一天，他看到瓦工用的噴泥机不好使，瓦工們都为这三年未得到解决的問題而苦恼着。王福营心想：要是能想办法把噴泥机修好，不是既可給瓦工同志們解决了工作中的困难，

又可作为自己“五一”节向党的献礼嗎。当时他本身的工作已很忙，他就帶領着徒工在晚上干，苦战了三个晚上，终于找到了噴泥机的毛病，仔細加以修理，使一台休息三年的噴泥机又重新活跃在工地上了。当瓦工們駕駛着噴泥机輕松而愉快地劳动时，大家都称贊王福营是个好样的，能够跌倒爬起来。

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厂里进行大整大改。王福营坚决响应了“大干三十天，爐門不冒烟”的号召，帶領着九名徒工日以繼夜地艰苦劳动，终于用十天的业余时间，弄好了八十多个爐門，解决了小爐門冒烟的生产关键問題。

王福营过去一向是对人冷淡、疏远的，他認為从同志們身上找不到溫暖，經常孤孤單單地，对別人也很不关心。但如今，他深深感到同志对自己的关怀，他也关心着周圍的同志。如他发现职工洗澡塘的水管和噴头坏了，他想，同志們忙碌一天，不能舒服的洗个澡，怎么能行呢？他不惜牺牲自己的休息，东奔西走，到处找材料想办法，利用好几个晚上，把水管修好了，安上水門，还用旧料制成水噴头，大家就能够舒适地洗澡了，同志們对他十分感謝，他說这是我对同志們应尽的責任。

“七一”党的生日快到了，他白天工作，晚間在想：是党把我从泥坑里拉出来，使我赶上了时代，走上了新路，党的生日快到了，我拿什么来紀念它呢？他开动脑筋，找窍门。他想到过去旋机头要用四个人压，又浪费人工，效率又不高，如果能創造一个又快又好，又能省人力的夹具胎，該多好。活路找到了，可門路却并不容易，他想了好久，想不出个明确的道道来。同时他想：我过去是个有錯誤的人，剛剛做出点成績来，大家对我看法好一些，如果搞不成，不但糟蹋材料，浪费时间，还会

被別人把自己過去的錯誤聯起來，說我為個人名利。還是安份守己的好，就有些灰心了。當黨支部書記了解到他這些思想情況後，就找他談話，鼓勵他，解除他的思想顧慮。於是，王福營在業餘時間繼續干下去，在黨的支持下，得到了角鐵、槽鋼、絲杠等材料。終於把機頭夾具胎試制成功，作為“七一”向黨的獻禮。據初步計算：運用夾具胎生產，可以比過去提高效率四倍。

王福營的事實說明了：一個人當他真正認識到自己的生活目的的時候，他的力量是多麼無窮無盡呵！

“次布大王”變成了“躍進大王”

——記武漢染織廠工人沈元斌的轉變

鄧保珊

武漢染織廠織布車間，要算沈元斌出的次布最多，別人每月最多出一兩疋，他每月要出上十疋。小組里有了沈元斌，誰也沒勁頭與別組競賽了，因為其他同志不管怎樣努力，沈元斌一連出幾疋次布就給破壞了，大家一直把他當作落后的包袱。“次布大王”的綽號，就在廠里傳開了。

你說你的，我听我的！

沈元斌出身於窮苦的家庭。在他年幼時，父親在貧病交迫下去世了。為了生活，十三、四歲的沈元斌就要自力謀生了，他學過剃頭，打過雜，後來在一個布廠里當學徒，好容易苦

了三年滿了師，却被老板开除了。解放前，他就是这样在飢餓綫上痛苦地生活着。

1949年武汉解放了，沈元斌和成千上万的劳动人民一样，摆脱了罪恶的黑暗統治，过着光明的生活。1950年失业的沈元斌走进了工人階級自己的工厂，飢餓永远不会再来威胁他了。照理說，沈元斌應該是心滿意足，拿出主人翁的态度、勤勤懇懇地把生产搞好才对。但事实不然，他生产上尽出次布，政治上也死落后。

有一次，工厂要織蚊帳布，这是个新任务，許多工人沒做过，沈元斌在解放前就已学会了这个技术，但是，厂里沒有分配他做这个工作。别的工人同志做了好几天，老是做不好，沈元斌却冷眼旁觀，一点也不帮助別人。后来領导上要他也去参加这个工作，他毫不費劲地就做好了。这样一来，原来搞了几天沒做好的工人意見就大了，大家在生产小組会上都批評他自私、保守，沈元斌气鼓鼓地，很不服气。他說：“你們自己不会做，还批評別人！”

为什么沈元斌抱着这样的态度呢？說起来还是旧社会害了他，資本家的剝削、压迫在他心上形成了不大能相信別人的想法，在旧社会的好几年受折磨的生活，也使他沾染了一切为个人的思想。解放后，他用老眼光来看新社会，特别是牵涉到他的个人利益的时候，他更看不清楚了。象有一次，他母亲病了，他去找劳保委员会借錢，但因为上次借的錢還沒还清，按照互助会的制度，这样就不能再借，結果沒有借錢給他，他就心怀不滿。認為干部口上說关心工人生活，实际做的却不是这样。又有一次，班主任調了一个与他技术差不多的人到他机台上來織花園巾布，把他調了下去。織花園巾布的技术較高，

所以工資也多些，現在把他調走，他就懷疑班主任和這個工人關係好，才這樣做。他一氣之下，就跑到黨支部那裏去反映。雖然黨支部向他詳細地解釋了從生產出發、調動工作的原因，但是，沈元斌心裏的疙瘩卻更大了。他認為幹部和資本家差不多，幹部總是幹部，工人總是工人呵！連黨也是和幹部一鼻子孔出氣的。就這樣，沈元斌與幹部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大，與組織也疏遠了。心情不舒暢，生產勁頭也不大，次布就老在他名下出現。班組大會、小會專門為他開過會，車間主任也常找他個別談話。開始時，他思想上還有過鬥爭，日子長了，他干脆“你說你的，我听我的”，毫不在乎了。

在轉變中

整風運動開始了，全廠職工都積極參加了這個運動，大家都本着有啥說啥的精神，來幫助黨整風。唯獨沈元斌悶聲不響，表現得非常消極。

隨着運動的深入，沈元斌的思想慢慢開始動了。他看到領導上對群眾提的意見，都一批批的作了答復。很多意見都被接受，並在實際工作中得到改進。他心動了，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他把對領導上的一些意見寫了張大字報。開始他還不敢貼出去，他拿着去找組織商量，組織上耐心地幫助他消除顧慮，大力支持他這樣做。這下，他高興極了，把這張大字報貼出去後，又一連寫了幾十張，把心裏的話都談了出來。

偉大的“雙反”運動，燒醒了不少同志的個人主義迷夢，也促進了工廠領導幹部作風的大轉變。廠幹部都實行“三同”“三化”，下車間搞實驗田，參加生產勞動。正巧，黨總支書記孫金亭到沈元斌這個小組來搞實驗田，並且就在沈元斌的車

台学織布。孙金亭同志在工作中事事带头，和小组同志一起开会、吃饭，还经常到沈元斌家里去谈心。这些行动深深地打动了沈元斌的心，他逐渐觉得自己过去的看法是错了，共产党的干部就是为人民的，怎么能把他们与资本家等同呢？！他又想到，总支书记是几百人的领导，有不少工作需要他做，但他和我们在一起搞生产，却还这样积极地干，我为什么就不能好好干呢！他惭愧了，于是，他下定决心，要好好干。在一次酝酿竞赛条件的小组会上，沈元斌激动地保证“今后不再打次布”。马上，小组里沸腾起来了，大家情绪很高；当场决定以百分之一百的质量向各班进行了挑战！

又发生了波折

热火朝天的竞赛开始了。他们小组的同志都干劲十足地为完成小组的保证而劳动着，殊不料，沈元斌又一连出了两疋次布。这件事情，象一盆冷水一样泼在每一个同志的心上。小组质量计划不能实现了，大家都埋怨开了，而沈元斌自己呢！更是垂头丧气的怪自己不争气，刚刚转变的沈元斌又抬不起头来了，他的劲头也又冷下去了。

当天晚上，沈元斌翻来复去，老是睡不着觉。他想到自己在旧社会里所受的苦；他想到共产主义的远景；他又痛苦地回忆了自己解放以来的一些糊涂认识；最后，他在小组会上向大家保证的情况又出现在他眼前。他实在没法睡着，就爬起来到后园去砌用来搭菜园的泥砖。他一个人正在用泥砌土砖，突然听到后面有人在叫老沈，他回头一看原来是总支书记来了，还没来得及等他招呼，总支书记已脱下衣服，来帮他挑砖了。沈元斌怎么也拦不住，两个人就一边干一边谈起来了。沈元斌

說：“我今天又出了兩疋次布，真沒臉見人了。”總支書記笑着說：“一個人有缺點、錯誤，只要能改正就好，你比過去進步多了，我還要表揚你呢。”沈元斌聽了心里非常感動，原先他以為這次會挨總支書記的批評，真想不到卻還這樣鼓勵他。總支書記臨走時，對他說：“老沈！你能不能今後不打次布了呢？”沈元斌堅定地回答說：“我一定保證。”

“躍進大王”

沈元斌果真實現了他的保證。他每天總是提前上班，做好準備。三月份的生產品質比以前提高了五倍，四月份，他全部消滅了次布，下機正布率達到100%，以後成績就鞏固了。沈元斌還積極參加了工廠為勤儉辦企業而成立的百干隊，在業餘時間做了很多機車上需要的木器。廠里開展為誰勞動的時候，沈元斌進一步批判了自己過去的錯誤認識，在思想上開始插上了紅旗。第二季度的節約指標規定了機尾長度不得超過六寸，不少工人認為是達不到的空頭指標，可是，沈元斌埋頭試驗，結果使機尾縮短到一寸七分，創造了全國的先進紀錄。後來，廠里試織提花格子布，由於用的是小梭子，綾紗短，停台多，因此，生產效率低。沈元斌建議把十寸的小梭子換成十二寸的大梭子，遭到不少人的反對，他們說：武漢市沒有一家是用大梭子的。要是在過去，沈元斌早就泄氣了，但這次他沒有泄氣，他在自己的機車上試驗開了，結果效果很好，領導上採用了他這個建議。由於小梭子換了大梭子，停車時間減少，工人普遍由看一台提高到兩台。大家都夸奖沈元斌是“躍進大王”。

从落后到先进

——記汉阳枕木防腐厂司爐工人魏正坤的转变

何天齐

走下坡成了落后

1954年10月魏正坤进汉阳枕木防腐厂当司爐工人,开始他表現一般,不落后也不先进,他不喜欢参加政治运动,做完了工就回家。

可是生活不可能永远静止不动,1956年7月,老魏工作的鍋爐房里出了事故,事故是在一个叫沈松成的年青工人当班时发生的,但老魏因交班沒有交代清楚,有連帶責任,故受到記大过处分。老魏心里很不服气,認為鍋爐是人家燒坏的,自己受处分,太不合理;于是他到处写信告状,沒有得到使老魏滿意的結果。于是他产生了抵触情緒,認為:干部都是串通一气的,所以自己官司打不贏。

誰知前波未平,后波又起。厂里接着开展工資改革,根据铁道部規定,工人在受处分期間,一律不得增加工資。同班的工人,技术比較差的,都增加到五十多元,老魏仍只有四十多元。老魏心里更为不滿,牢騷滿腹,怪話連天,見了干部就生气。車間支部書記和車間主任找他談話,他不理,心里想:你們打也打了,罰也罰了,还談什么?从此,他經常迟到早退,夜班睡大觉,日班下象棋。什么会也不参加,下班后車子一騎就

回家去了。还对别人说：“开什么会罗，开会一分钱也拿不到。你开会也是拿钱，我不开会也一样拿钱。”起了很坏的影响。有了钱，他就看戏，上馆子，大吃大喝，钱不够，把银行存款通通取出来，再不够，就向爱人要，爱人不给就闹离婚，弄得家庭也不和谐。每到月初，大家高高兴兴领工资，他说是拿“劳改费”。人家劝他，他不理，反而讽刺说：“老子就是这样，你们给老子去汇报吧！”看到有人积极，靠攏組織，他就讽刺打击。

刮东风思想波动

整风开始后，車間支部書記要老魏写大字报向领导提意见，老魏说：“提了也是白费力气，你们不改。”他想起很早以前曾经提过一个节约用煤的合理化建议——“鍋爐进水法”（就是把进水管子改装一下，使冷水从下面注入，这样就不致影响上面水的温度和气压，可以节约用煤），但一直没有得到答复。他把这个方法告诉在武昌酒精厂工作的四弟，他们厂里倒反先实行了。想到这里，他心里很不舒服，认为领导上对自己有成见，所以不采纳自己的建议。他又怕提了意见，领导要报复，曾对同班工人说：“你们提意见呀！将来报复你，你吃得消？”说得大家都不敢大胆提意见。

这时候领导上决定引火烧身，打掉官气，很多领导同志一边带头出大字报火烧自己，一边改进作风，深入車間，和工人谈心。这些情况老魏看得清楚。他回家对爱人说：“这次整风还有点板眼！”

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車間领导在上級党委的帮助与指示下，逐步明确了依靠党团员和老工人的思想。对老魏就更关心了。特别是实行三同三化以后，車間主任、党支部書記白

天开会，晚上跟班劳动。支部書記身体不好，有胃病，还是坚持扛一百六十斤重的枕木。劳动之余，支部書記还给工人說快板，彼此有說有笑，干部們还經常到工人家里去訪問，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有了显著的变化。

在这样的情况下，老魏的思想也起了激烈的变化。他想：大家提了那么多意見，领导并没有报复，反而变得更好了。他又想到自己以前那样坏，而领导却一直对他很好，感到过去自己想錯了，现在是应该提意見，帮助改进工作。

忆往事豁然开朗

1958年3月，紅安革命老媽媽徐大媽来到武汉，老魏听了她的报告，非常感动。他想：徐大媽七十多岁了，过去出生入死干革命，现在又为建設社会主义新农村奋斗。我呢？他想起了过去，往事象流水般涌上心头。

那是1941年秋天，老魏給新四軍作工作，领导上派他和另一位叫周鴻俞的同志到黄陂与黄崗交界处去偵察一股地方土匪的巢穴。老魏和老周不小心被皇卫軍(汉奸汪精卫的部队)捉住。老魏自以为万无生理，已經作了死的打算。但是，新四軍想了許多办法，把他俩救出来了。想到这里，他对自己說：要不是共产党、新四軍，我老魏还能活到今天嗎？

他又想到：解放前做小工、檢煤渣、卖蘿卜，受冻挨餓。現在一家三口过得这舒服，手表、自行車、各种料子的衣服都有。这些是怎样来的呢？难道不都是因为有了共产党，工人才翻了身嗎？

还有：1956年3月他爱人小产，在第一医院开刀，老魏在院里照顾，一連三夜沒有睡觉，眼和脚都肿了，他勉强去上班，

支部書記馬上叫他回去休息几天。去年八月，老魏与爱人鬧离婚，車間主任知道了，教育老魏，又說服他爱人，最后使夫妻俩和好了。

想到这些，老魏在心里暗暗地責問自己：我們領導这样好，我为了几个錢，就跟党鬧意見。1941年要不是新四軍救出来，哪里有今天？还有什么意見可鬧？他又想起航务局的好朋友唐德清（共產黨員）总是劝說他：“不要忘了咱們是工人階級啊！”老魏問自己：人家为什么这样苦口婆心地劝我呢？还不都是为了我进步呀！他想起自己在解放初期表現还不错，为什么現在弄到这个样子呢？越想越难过，一連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心里沉痛极了。想找領導談，又怕領導說他落后，不理解他。他在車間里变得更沉默寡言了。

今年4月18日，老魏值夜班，支部書記拿了一本“支部生活”給他看。并对他說：“老魏，這本書很好。”老魏接了書，一股勁地讀了起來，舍不得放手。徐大媽、方團長、傅兴貴这些英雄人物的形象在他脑子里回旋，这些英雄的先进思想激动着他的心，很久很久不能平靜。次日早晨六点下了班，他騎車子回家，飯也不吃，倒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于是爬起来騎上車子又往厂里跑。他找到支部書記，老魏把听了徐大媽报告以后想的、把昨天書上看到的、把自己过去对不起党的想法做法等等，一股脑儿談了个痛快，边談边哭，声泪俱下。支部書記一面替他擦眼泪，叫他不要哭，一面还鼓励他。

两人談了两个多鐘头，最后老魏問：“現在有什么任务，交給我吧！”支部書記說：“还是那两个：一是多写大字报，帮助領導反掉三风五气；一是在生产上多提些合理化建議。”老魏当时又把鍋爐进水法的建議提了出来。接着他又找了一个文化

程度較高的同事，把自己所談的寫了下來，作為檢討和保證，交給支部書記。當天晚上下班後，他又找了兩個人幫忙，寫了六、七十張大字報。

心情舒暢，干劲十足

老魏找支部書記談話後，心情舒暢了，工作干劲也大了。幾天來，他總在琢磨怎樣解決生產上存在的問題。一天，老魏爬進鍋爐里裝管子，看到爐壁到處是芝麻大的點子，黑壓壓一片！有些地方還起了一條條的槽。他知道這是洗爐工人辛勤勞動的結果。他想想辦法來改進改進才對。原來鍋爐燒過一定時間以後，就要冷下來，由洗爐工人爬進去用一個小指頭大的錘子敲掉爐壁上的水銹，這就叫做“洗爐”。用這種方法洗爐，敲一整天也只敲掉巴掌大一塊，而且裡面溫度高，鍋爐又小又深，悶人得很，一個人爬進去過不了一刻鐘就得出來換班。還有，敲久了耳膜受到震動，對聽覺有影響。

有一天他在家里睡覺，忽然想到：做一把鋼刷，用風力推動，在爐壁上滾動，來洗去爐內的水銹，不是很好嗎？他趕快跑到廠里跟車間主任談了，主任說：“這個辦法好得很！”老魏聽了蠻歡喜，回到家里又繼續想，最後終於想出了更完善的辦法。用這種辦法洗爐一人頂八人用，而且比以前輕鬆。

就這樣，根據他多年來的司爐經驗，經過苦思苦想，老魏一個人提出了八項合理化建議。其中有關於節約用煤的，有關於防止枕木掉岔的，有關於防暑降溫的……。領導也不怠慢，馬上批下來幾條，開始實行。老魏非常高興，心裡熱烘烘的，好象有很多話要跟人說。以前下了班就回家，現在下了班，開會，開完會，就到別的工人家里去串連，講自己的心裡

話，講自己的轉變過程。在他的影響和帶動下整個鍋爐房也變得生氣勃勃了。

幫大家一齊前進

四月底，老魏從區里開完先進生產者會議回來，一路上想：“我一個人轉變了，提合理化建議有什麼用呢？光鍋爐房幾個人動起來作用又有多大呢？要是全廠都大干起來，個個動腦筋，人人想辦法，那就好了。”他把這個想法跟支部書記說，支部書記鼓勵他去幫助別人，帶動大家一起前進。

首先，老魏和小蔣在司爐班辦起了牆報，有“批評、表揚、漫畫、諷刺”以及“大家談”等。其中特別吸引人的是工人們那種豪爽痛快的自我批評和求醫。比如，有一個工人寫道：“近來我總是愛发脾气，什麼原因請大家幫助。”於是緊接着大家議論一番。工人們還自動地組成牆報組、漫畫組、衛生組、生活組、生產節約組、防腐用品監督組……。一個人可以同时參加幾個組，因此，人人是組長，人人也都是組員。大家自己管理自己，有批評有表揚，是非分明，積極性空前高漲。車間領導把這叫做“生動活潑的民主管理形式”。

老魏還經常到別的班去串連。生產班有個大老魏，名叫魏昌卿，人高力氣大，有時愛說怪話，生產不很帶勁。老魏經常找他扯，又表揚又批評，而且現身說法。天長日久，大老魏有了很大變化，現在是“生產積極勁頭大，人家都把他來夸。”蒸制丙班有個張工長，個人主義思想比較重，老魏也經常去幫助他。蒸制班的生產原來搞得不大好，有三大毛病：枕木掉缶、大缶跑油、空缶。在老魏和鍋爐房的影響下，也有了顯著好轉。

老魏带动人有个办法，叫做“以身作则”。有人把沒有燒透的煤渣往外倒，老魏見了，也不吭声，把別人丟了的煤渣扫起来，放在自己爐里燒。人家看了不好意思，就再也不把沒有燒透的煤浪費了。

鍋爐房由四人一班減少为两人以后，抬煤归外面生产班負責。有时候枕木到了，又扛枕木又要抬煤，人少忙不过来。老魏就自己去推煤，讓生产班的同志好早一些把枕木搶回来，爭取時間。鍋爐房的同志看到老魏这样做也都做起来，并且很起劲。老魏常常对人說：“一个人妨碍一分鐘，厂里一千人就耽誤了一千分鐘！个人事小，全厂事大，生产上時間最要紧。”

老魏带动人还有个办法叫“启发誘导”。鍋爐房里有个陈天保，也是一个不提意見的人，人家要他提合理化建議，他說“想不到”，于是老魏就启发他：“利用废汽煮开水、洗衣服行嗎？”小陈說：“对呀！”老魏說：“那你提上去，这不就是一条合理化建議！”小陈脑筋一开窍，不到几天，就提了六条合理化建議。

老魏轉变后，吸引着大批的人向他学习，也激起了人們对他的爱戴和尊重，人們用詩歌和快板叙述他的轉变过程，歌頌他的先进思想。其中有一首是：

司爐工人魏正坤	双反之中大跃进
檢查缺點深又透	挖出思想除坏根
老魏思想大跃进	工作越干越起劲
处处动脑找窍门	三勤建国当主人
个人进步还不算	帮助别人不怠慢
下班到处交朋友	班内班外都串連
老魏跃进劲头大	蒸制工人喜欢他

各班請他作報告 都想听他來講話
雖然他還有缺點 但是能夠作檢查
司爐工人提意見 虛心接受笑哈哈

(1958年6月于漢陽枕木防腐廠)

不為錢，為社會主義！

——記蘇家屯機務段青年鉚工王永芳的轉變

尹慧瑛 邵 裴

理直氣壯

“機車檢修質量為什麼不好？照我看，沒別的，就是因為定額緊，工等低，領導上硬壓着工人不讓升級。工人掙不到錢，干活時誰能情緒高？工人搶計件，檢修質量又怎能好！”在小組辯論會上，在幾個小組合并起來的大組辯論會上，一直到後來在全車間的辯論大會上，青年鉚工王永芳都一直這麼發表着自己的意見。他說話的時候，頭揚得高高的，嗓門放得大大的，感情特別激動，理直氣壯，覺得自己滿有道理。

這個王永芳，蘇家屯機務段檢修車間很多人都知道。他從來不樂意參加什麼會議，說是“有這開會的時間，還不如去看場電影哩！”可是這次辯論“機車檢修質量為什麼不好”的時候，他却特別活躍，不但每會必到，還老是搶着發言。原來他心里有一樁事。他是三級鉚工，嫌錢少，1956年底考上了個四級，不巧正碰上國務院頒布了暫不升級的規定，領導上按照這

个規定沒給他提級，肚子里一直憋着一股子氣，這次就想趁着辯論的機會發泄一下。他還想：如果辯論贏了，說不定提級問題也還能解決哩！

他的發言竟得到了大多數人的支持。特別是那天開全車間大會，沒等王永芳的話落音，一些青年小伙子們，便一個個爭先恐後地發起言來。

“按照鐵道部的規定，洗檢組平均工等應當是四點錢，咱車間卻只達到三點九，這不明擺着是領導壓工等嗎？”

“運轉車間工資高，檢修車間工資低，不公平……”

“工資高了什麼都好。運轉車間的家屬出來也美氣，穿的漂亮。檢修車間工人家屬也不樂意出來開會。……”

“可不是嗎！”王永芳又興沖沖地起來補充：“姑娘們也願跟運轉工人，檢修車間工人找愛人都難！”

早在小組會上，老工人張義貴就對這類話聽不入耳了，他反駁說：“青年小伙子，還沒做幾天工哩，一上起街來，皮鞋就穿得軋軋的，還不滿足？也不想想過去工人階級過的是什麼日子。更好的日子還在後頭哩，忙什麼！”

現在，老工人張學春又在大會上起來駁斥了：“檢修質量差是工人責任心不強，技術低，這和工等、定額有什麼關係？再說，我們和運轉車間也不能這樣比。我們不能比生活，比待遇，要比思想，比干劲！”

可是這話當時誰也不愛聽，青年鉗工蔡長大馬上就跳起身來，手指着張學春說：

“你這個發言沒有用！大道理誰不懂，現在談的根本不是這個問題嘛！”

“對！咱們現在是研究具體問題，不是要你給講政治課！”

好些人都附和。

“你当然沒意見罗！你已經提了一級，当了五級工嘛！要不然，恐怕比我們的意見还大哩！”王永芳認為抓住了张学春的一條“小尾巴”，就又狠狠地頂了他一句。這話說完，不少人認為說的痛快，會場四周还劈劈拍拍响起了掌声。

可是，张学春不但是个老工人，他还是个共产党员，是个能在逆流中硬着头皮頂住的人。他等掌声一停，还是面不改色地起来据理力爭：

“提級又怎么样？我提級有提的道理，你不提有不提的根据。都是合理合法。現在問題不在这里！問題是在于思想。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不能含糊。就是現在領導上降我兩級，我也还是要坚持这个意見。”

虽然张学春表現得坚定，可是，車間大多数人还是倾向于王永芳这一边。

是什么支配一切？

机車質量問題不仅和檢修車間有关，而且是关系到苏家屯机务段全段的一件大事。各車間都在热烈討論。当明显的思想分歧已經暴露以后，段的領導上就决定召开全段职工代表大会，通过大爭大辯，达到大破大立，彻底解决問題。

开会之前，各方面都做了充分的准备。

工人出身的設備工程师刘流文，詳細分析了段里工人技术水平，說明工人的級別是合理的，洗檢工平均工等三点九級，也是工人实际技术水平决定的，并不存在什么压工等的問題。

計工員丁春普掌握定額的全面情况，他也摆开了事实。最

后他說：“車間里沒有达不到定額的工人，這難道能證明定額過緊嗎！”

在会上，還揭發了許多由于馬虎大意、不負責任、弄虛作假因而損害質量的事實。

這時，一個運轉車間的工人就指責說：“看這是用什么態度對待機車質量呀！檢修車間工人干活就是為了錢！”

王永芳也是列席代表，他看見自己的論據一個一個在会上被推翻，心里正在懊惱，一聽這話，更加不服氣，就冒了火，霍地跳起身來說：

“什么為錢不為錢？誰家都有老婆孩子，不為錢，你干活的什么來？就是要為錢，錢能支配一切！”

這幾句話說的斬釘截鐵，毫不含糊，實際上提出了為誰勞動的根本問題。這時，辯論更加激烈了。會場上界綫分明，馬上出現了两派根本對立的意見。一部分人贊成王永芳，堅決主張干活就是為掙錢，錢能支配一切；另一部分人則認為干活是為社會主義，對人的勞動態度起着決定性作用的，不是錢，而是先進的思想。

主張錢支配一切的人振振有辭的說：

“有錢能買四件，有錢上百貨商店什么都能買着，有錢就有好生活。”

“要是錢不能支配一切，國家干嘛還要發行建設公債？”

“往鞍鋼去拿三塊鐵板，沒錢他能給嗎？上外國去買機器，沒錢他能賣嗎？我說，連社會主義也得錢買來！”

你一言我一語，猛不防一位代表突然站起來，點着王永芳的名字問了個問題：

“好，王永芳，你不承認先進思想的作用。那我問你：你看

过电影‘天罗地网’嗎？如果那个特务用錢收买你，你能帮他干危害人民的事嗎？你真能讓錢支配你的一切行为嗎？你回答吧！”

王永芳也正在說得高兴，这一下却楞住了。他答不出来。可是話逼在眼前，好胜心使他不能馬上服輸。他想了一想，就使个花招，繞弯子反問了一句：

“你們比电影，我也比个电影。在‘白毛女’里面，楊白劳要有錢，喜儿能給黃世仁弄走嗎？这不是証明錢能支配一切嗎？”

“这，你可越說越不对啦。”好多人都来反駁他了：“那是什么社会？黃世仁又是什么人？再說，你还得看看，今天喜儿怎么样？黃世仁又是个什么下場？”

“你再說說，爱国卫生运动是什么东西支配的？我們那么起劲地打麻雀，捉老鼠，是誰給了錢才干的嗎？”

“还有抗美援朝呢？董存瑞、黃繼光，舍身为国，也是誰給了他們百儿八十嗎？”张世賢也逼上来問。

王永芳辯不下去了。但是崔荣海和另一个主张錢支配一切的代表，却出来帮他的忙：

“黃繼光董存瑞又怎么样？那是战时，这是平时，根本不能比。我在戰場上也是为人民服务，平时就得顧自己，为人民而服务。”

“对！”工長吳广珍一向对工資有意見，他也主张錢能支配一切，又出来附和崔荣海：“战时和平时根本不能比。戰場上是你死我活的环境，我要在那个环境里，还不是也要用胸膛去堵炮眼。”

“別說那个漂亮話啦！”司机佟俊仪气忿忿的反駁：“就凭

那一腦瓜子資產階級思想，一心就想着錢，你還用胸膛去堵炮眼，到時候，早不知跑哪去啦！”

.....

代表會開了整整好幾天。在這些日子裡，不但在會場上代表們思想大敞開，大交鋒，整個機務段裡都沸騰了。吃飯時，走道上，甚至在宿舍裡，在家屬中間，都在辯論這個問題：是錢支配一切呢？還是先進思想支配一切？就在這樣一個群眾性的大爭論中，真理愈辯愈明了。

一 劑 良 藥

王永芳在後來的幾個回合裡沒有再發言。他在苦苦地思索，同志們提出的那幾個問題正在他的腦子裡打轉轉，是啊！我為了錢替特務干壞事嗎？我是為了錢才去打麻雀、捉老鼠的嗎？那麼，我為什麼為了錢就不好好干活呢？我為什麼鬧工資還自以為滿有理呢？我這個人就真能讓錢支配着轉嗎？我要上了戰場又會怎麼樣？

思想鬥爭正在進行，沒想到本車間的劉國榮代表又來給他加上了一劑良藥。

提起這劉國榮，和堅持真理的張學春一樣，也是個黨員老工人。他思想好，技術高，性子直爽，又是王永芳的同鄉人，所以平時王永芳對他挺親熱，挺佩服。幾天來他看見王永芳的議論得到了多數人支持，代表會上正確意見還占不了上風，心裡就着了急，却想不出一番道理來駁斥他。這天忽然想起張學春曾經批評過王永芳忘本，就趕緊到鉚工小組去打聽王永芳過去的情況，知道他是貧農家庭出身，解放前吃過不少苦。打聽清楚了，他就對小王慢條斯理地說起來。他說：“小王呀！

这几天你可說得不少。青年人，有意見，敢說，敢坚持，这是个好事儿。不过不要忘了本。你想想过去，咱們劳动人民受了多少罪？那时你带着父母逃荒到东北，你能养活得了誰？現在老婆孩子，連你自己一家四口，过的又是什么生活？这些怎么都不想想？你口口声声說压了你的工等，好象国家挺对不起你；却不看看国家这么大的建設，政策是合理合法，还能亏待你一个人？一个人一心只想錢，有个什么好处？”

刘国荣这一番合情合理的話，打中了王永芳的心，帮助他在思想斗争中打贏了最后的一仗。

就在当天下午，王永芳在大会上第一次作了檢討。

他沉痛地談到自己的过去，談到他在1948年带着年老多病的双亲从关里逃到东北，找到一个能养家吃飯的工作就心滿意足（那时关里他的家乡还没有解放）。可是好了疮疤忘了痛，不久就对工作挑肥拣瘦起来。他說他干活是为了錢，学技术是为了升級，不能滿足欲望，就越来越落后。他还說到自己近几年的劳动态度，真是越来越不象話。高兴就干一气，不高兴就泡着。为了开証明泡病号，也不知和大夫干了多少仗。王永芳越說越难过，几天以前那种理直气壮、气势汹汹的劲头全变了。最后他保証說：“同志們別看我落后，我王永芳服从真理，說到做到。今后要用实际行动来改正过去的錯誤。”

王永芳是个楞小子。思想不通就要叫喚，还硬說自己是坚持真理，但是一旦思想通了，他也能象他自己所說的那样“說到做到，服从真理”。从檢討的那天开始，他的行动就大变了。不但在班上好好干活，注意質量，还在下班以后东找西挖，搜寻废料。不但自己思想提高了，还帮助过去和他有同样思想的青工揭露缺点，批判糾正。在五月二日該休假，他第

一次報名參加了護廠活動。知道他的人都說：“這小伙子，真變了！”

不但王永芳變了，全段也變了。在檢修車間，蔡長大、崔榮海、陳乃禎……好多過去和王永芳思想一致的工人檢查了思想，轉變了勞動態度。在運轉車間，在大會以後，又針對車間特點提出了“愛錢還是愛車”的問題，揭發和糾正了為得獎金不愛護機車的現象。現在，“不為錢，為社會主義！”已經成為全段公認的正確思想了。

辯論是從機車質量開頭的。現在，這方面的情況也有了大變化。三月份這段一台機車一天平均跑五百零六公里，日產量平均九十七點五萬噸公里，修車率是5.4%；經過大辯論後的四月份，一台機車一天跑五百零八公里，日產量提高到一百零四萬噸公里，修車率只有4.9%。事實作了和辯論會上相同的結論：在我們行動中起決定性作用的，不是錢，而是先進的思想。

（原載“工人日報”）